

年卷

期

3

9

第

第



京大

卷九期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九期(即27期)目錄

紀念湖濱的小住

開因

美術博略傳

曾仲鳴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八)

江紹原

蘋果樹(二)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汪儷然

法行通信(十三,十四)

傅雷

一個關於樂院教學的重要參考

唐學詠

心瓶

王佐才

大題小做

不到其境不知道

春苦

廣州也炎熱

春苦

「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

江紹原

梳頭婆從後門送進的胡大人傳單

招勉之

尼婚與聞怪傳單的事

方足止

大大題小小做

寶柏

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

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第

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

下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

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冊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冊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半年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代派處

開明書店 亞東圖書局

新月書店 春野書店

光華書局 協謀圖書公司

南華書局 真友圖書印刷公司

愛文書局 金屋書店

紀念湖濱的小住

開因

——讀「北京乎」寄朋友孫福熙先生

北京乎！北京是否仍像我夢裏的北京？

算來相別已是整整七年了。遠道傳聞，只聽見北京衰敗的消息。那裏住着的人們，沙漠之感，想必更深了罷？抑或只如古井裏的止水，無從動感呢？

廣州武漢的盛事往矣。久住上海的人不知道怎麼樣？只看很少聽見「沙漠呀！」之類的慨嘆聲，想來大家都安居無故。我却常時湧起路過可倫布，新嘉坡時絕對相似的感覺。

最近似乎北京又興隆起來了；實情不知道究竟怎樣。煥發進取，無忌無畏的精神，像似減退了許多呢？因此也更令人想念北京不置。

這時候，亦怨亦慕的優美作品「北京乎」又落到手頭來，該夠多麼使人興感呵！

我們的民族即使氣魄再薄弱，活力再鈍滯，畢竟仍有北京最是深湛大度，包含得住新的希望的萌芽與滋長，這

希望便先先後後滲透到整個民族裏。任你是怎樣強暴與愚頑，對於全個民族新的希望的萌芽，意識着或否，總不敢重加侵犯。我們試數數看，現在支持着我們這個民族的大小小的台柱子，有幾人不曾直接或間接濡染過北京的大氣？

所以常時聽說，只要是到過北京的人，大都推許他居各人經歷的中國城市中的第一位；而且別離後也少有不夢魂飛繞的。

這就是我們的「北京乎」的作者確切地道出的「這北京的無形的力量」(一)。

(註一：見原書頁一)

如果問到這無形的力量何以能夠籠罩着攝引着一切認識他的人；整個的說明，應是幾百年來多少人離棄鄉井，合力締造的闊大丰度。兩件結果必然地由此產生：不至限於區域的停滯與狹隘，及必須大量地彼此寬容。倘再分析

地說來，那又可以列舉各種各式懷念北京的心理：有的縈迴於北京的私人庇蔭高繁多，輕輕巧巧地便可以取得優裕的生活；有的忘不了北京的廣闊的街道，清爽的天氣，宏大的建築，整潔的園林，隨處都容易獲得闊大舒暢的感覺；還有一種呢，這關係到民族的命運，他們憶戀着北京深厚的靈性生活的培植與發展。

這第一種情性心理的普遍，嘗使偉大的革命家爲了民族的進步厭惡北京，想斬釘截鐵地捨棄他，另行大刀闊斧地開闢適於新的發展的城市替代。所幸有最後一種力量足以調協控制，北京仍常是我們依戀注意的中心。

「北京乎」的作者孫福熙先生之愛慕北京，便是懷着最後一種心理者中之一人。他說「在北京大學中我望見學問的門牆，而擴大我的道德者是這莊嚴廣大的北京城」(一)。他又說「參觀故宮博物館後，我於斜陽中深深的刻下舊與新的長流的觀念，使我更知道我們所以留下事業的真意義」(二)。

(註一：原書頁二)

(註二：原書頁二〇)

這些都是作者明白告訴我們的。此外還有他不願明說，而只用他的生活，他的全部文字，表現北京所給予他

的不可磨滅的影響的；就是他因了愛慕而初度趨赴北京時所領略到的一陣新生命的風的吹薰。這在那蓬蓬勃勃的當時是歸納作兩條極則的：古老靈癡中的自我覺醒與完成，及一切已成的「真理」的重新估價。這一陣清新的銳敏的希望風，最初吹進青年人的頭腦裏，表現在行動方面的是搗毀一切足以妨害這些原則的發展的勢力，於是發生了燦爛光華的五月四日。

只要是那時候住過北京的青年，誰不深深留下這普及青年界的洶湧澎湃的印象？主持這時期的思想的刊物在每一個進取的青年的書案上必然地可以見到。公寓裏，宿舍中，青年們忙碌了一天熟睡了一夜之後，剛好一覺醒來，我們很容易從他們的牀頭聽見發出「聽差！報來了沒有？」的喊聲。這所謂「報」者，就是多載新舊勢力之鬥爭的消息，而態度袒護青年；首幅呆呆地擺着五個顏體字題的「北京益世報」。這是據說在運動後一月內銷數陡增到十倍的。想來那是多麼熱烈，多麼鼓舞人心呵！破天荒的組織與企圖都有嘗試的勇氣，文字並不是惟一的表現。在北京小遇着挫抑，其他各城市都見到青年們奔馳推動的身影。反抗與復興的思潮一波緊急一波地遞遍全國。那時的北京是何等值得歌頌呵！

是在承受了這「對內自我完成，對外重新估價」的兩條極則以後風起雲湧的留學熱忱，才始確定地變易了歷來留學的使命；這是想以此極則作骨幹，更從先進的民族裏注射新的生命的血液來充實自己的民族，挽救自己的民族的。這是新的生活態度的陶養，的發揚；是「致試所不能測驗，文憑所不能表現」的，如「北京乎」的作者在最近的一篇文字裏所說。

我們那麼愛慕北京的朋友孫春苔，便是懷抱着這種宏大的志願，忍心別離了極盛時代的北京的。

他極能懂得這扭轉幾千年的傳統，完成新創的偉大工程的使命之艱難重大的。他又有幸從先代的血液裏繼承了「細磨細琢」的天稟，益加堅定了我們對於他的嚴明自守的信心。他一絲不苟且，一毫不肯放鬆，凜凜的精神籠罩着他的全部生活。在離別北京的四五年期間除去學畫的正課外，他還為我們新興的文藝界加添了那許多寶藏。他縷析地告訴我們生活致試他的難題，他却也不瞞着我們生活教他發現出的自己的長處：一切都報告我們說是有這麼一個片刻不懈，認真生活的青年。

他肯誇張，也不願擁進大家馳騁的大路。反正方向是把持定了的；曲折些繞行小徑，再警惕着不要鬆懈了脚

步，結果不一定比旁人更後到達理想的境界。

他恰好躲藏在角落裏，却沒有什麼用得着隱瞞人家。他離去北京太久了禁不住相思情切，便遠遠迢迢跑去看他，「重溫舊夢」。他明知道北京是完全了解他別後的時光盡在身心健全的狀況度過的，所以他毫無顧慮，迸發熱情地投懷於他所愛的北京：沒有驕傲，也沒有羞慚。

不幸地，「北京已非五年前離別時的北京了」！他決不肯相信是自己有了神奇的進步，「阿爾卑斯山的崇高與印度洋的廣大」並不能使他減少了對於北京的愛慕。然而不由得使他心傷，整整費了一年功夫的體味，北京的確面目都非了！可詛咒的舊的勢力變本加厲地襲來，踞視一切。虛偽與愚昧與殘忍與自私，更加佔了上風，成了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品德。才祇幾年前奮起一世的進步的老年中年先輩所努力建豎起來的極則，如今就很少看見系統完成的正文；一切重新估價的清單上面，也見不着加添的眼目。多少名字都告了長假，更有多少名字竟至沒有了下落。「他們到底那裏去了呢？」這真叫人納悶了。終始堅持下去的雖然也還有理智清明的先輩；但每每浸染着沉重的悲觀，而且勢力單薄着實令人焦急。

另一面呢，進取的青年，因了光榮的五月四日的影

響，伴着「自我覺醒」而生的有一部分流於「自我誇張」，輕看了一切事業，以為都可以由我們馬上接過手來。這樣又可以速成他們少年英雄的驕傲。於是我們細磨細琢的朋友的耳朵旁邊，便常時聽到新的滔滔粗暴的聲音了。這樣將撼動了他的玲瓏的世界，搗毀了多少他心愛的東西，他禁不住再提出他的抗議了。這抗議由他提出來最沒有毛病，因為他仍然時刻警策着自己，繼續踏向自己認定的前路。

然而，也因此，北京已不是作者夢裏的北京了。在從前，舊的醜惡，因為作了新起的力量掙扎爭鬥的對象的緣故，反倒有時幫助了新的理論的發揮的；如今，舊夢眼看着不易重尋得到，愛慕的北京像將一片片地解體似的，更新的勢力已經拋棄了從前的行程，又時刻不免於鹵莽滅裂地搗毀一切，於是北京只剩了空虛的惡的印象給我們的作者了。爲了愛北京的緣故曲折地原恕他，再別時却又不禁說到對他的憎恨。「憎恨」？這兩字也竟從細磨細琢的作者嘴裏吐露出來！我們了解了愛憎強烈時可以並存的消息，同時也爲有福的北京慶幸了。前前後後穿流在「北京乎」一書裏，我們在許多地方可以聽到不是絮絮的軟語，便是恨恨的怨聲。

「北京乎！」你或許竟是北京的挽歌？

新近在一種刊物上，見到署名「自清」的一位先生的題作「那裏走！」的一篇文章，那也是哀挽盛時的北京的作品；裏面充滿了沉吟深歎，委婉淒清的情調。他預感到「大時代」之必將到來。他雖然醇化了接納這大時代者的力量與情感，却終禁不住怨恨隨着這一陣雄偉粗暴的巨潮全來的必將免不去許多的污恥；他雖然原有玲瓏透剔的世界，却又決不願爲了自己的愛好挺身起來抗拒這闊大的狂潮；結果他無法拂逆着自己半生的生活趣味，掩飾起自己的情感去隨波追逐時，只落得哀悼自己，長抱着自己的偏愛一齊汨沒，空令不能自己的哀悼長存天壤間了！

我們的作家孫春苔可就倔強多了。他相信自己的健全，他辦愛自己的世界，他認爲「世界是各人各有一份的」(一)，他不侵犯人，也決不許人侵犯他。所以哀傷的情緒並不存在他的性格裏，而只是堅定地說：「我們應該鎮靜，冷眼的觀察他們各人，但切勿輕意附和誰」(二)。這一點，我們很顯明地看出他的堅定，他的不爲物擾的絕大長處。但倘使沒有更詳明的解說，我慮到這種意見容易陷入沮尼前進者的勇氣的危險。比起來，心力薄弱的人或許更愛「那裏走」的作者的哀怨。原來在從前，他寫「山野

「收拾」同「歸航」時，旅客與學生的生涯，一切都允許他住在恬靜玲瓏的世界裏。歸來後，甜夢都消，「亂頭髮似的攤着的中國事情在接手了！」（三），所以他禁不住說出他的意見。雖然有時他也苦於「人家責你欠虛心，跟了他，造成了輕信；你以為應該堅忍，不巧的，常常只是固執」；但這畢竟只是偶發的意見。他的思想的重鎮，仍在要鍛鍊成功「模範的獅子，不吃人的獅子；模範的人，不被獅子所吃的人」。他想我們既已經認定了幾條極則，便應該振起精神來完成這一段工程；更新的路給後來的人去走，倒不一定是忠實於自己的工程師的羞恥。倘使用流行的術語來講，極盛時代的北京所號召於國人的如果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精神，那麼，待完的工程須人努力的正多，儘「剷除封建思想」，救出赤裸裸的個人這一點上，也就足夠大家出汗的了。是有了這個人覺醒的精神作基礎，再在上面建造起集團主義的工程來，這樣才算有了新時代的氣息。正如「北京乎」的作者講給他的法國朋友們聽的「現在中國還需要一個啓蒙運動的時代。」否則只在制度上下工夫，壓在我們背上的古老靈魂依然無力擺脫。「想跳出舊勢力的羈絆；然而無形的圈套多少還存着」。那所謂進步者將只成了翻新的花樣，浮面飄忽一陣。

（註一：原書頁二一五）

（註二：原書頁一四一）

（註三：原書頁一三九）

我們的孫福熙先生是有着堅定的天稟的，他時刻警惕着「大風括得真起勁，小腿上細針似的滿在刺我，想我降服」（一），又時刻以「我倒偏要保持我的習慣」自勵。也許有人要以為他是固執，這在他自己本早知道，屢屢向我們自白的理由。他是要以鐵般的毅力，驅使着感情，驅向自己的思想與道德所指歸的路上去的。我在前面所舉的他的愛憎北京的感情，許多都經過這種嚴肅的衡量；他具有指揮他的感情的異人的本領。有幸接近他的親切生活的人，有時至於可以發現 Miracle 似的事蹟。今年法國人正在紀念着百年生日的歷史文學批評作家 Taine 在十九歲時的著作裏說過這樣的話：「有的人活在自己的圈子裏，對於他們，一切的慾望，苦痛，歡樂，行動，都蘊藏在內心裏。我就是這種人中的一個」。孫先生的喜怒哀樂的表現也有這種情形。

（註一：原書頁四一）

我們即使再相信物觀的哲學，讀了像「我常想勸人去默想，一個人關了房門去想，離了城市去想……這樣的想

幾天，想幾月，最好想幾年，此後再回到人羣中，未必如以前的自私自殘與狡詐了」(一)；「怕看他人凶惡的面龐時，最好對鏡看看自己的，您會發見原來自己惱怒時的面龐也是這樣凶惡的」(二)；「倘若你該誅滅與你不同的，那末你也正該爲他設想，爲他誅滅你自己」(三)；這一類的句子時，也總禁不住無限地驚喜：原來有這麼一種甜密的青年夢。

(註一：原書頁二三)

(註二：原書頁六)

(註三：原書頁二一五)

詩人 Vigny 的博人傳頌的名句：「一種優美的生活是青春的好夢實現在成年期裏」，適用到孫福熙先生身上來，真值得無窮欣賞。——他將怎樣不使好夢殘破呢？朋友，近來你屢屢對我談到你的遭遇不能盡如心意得心應手地作去時，我更了解你的困苦了。

穿織在「北京乎」裏面的，除去哀悼北京一類嚴重的題材以外，便是我們熟悉的「細磨細琢的春台」了。當他發揮這一方面的舊本領時，處處都是體貼，時時都是細膩，看不到三兩行字便教人辨認得出不是第二家的作品。他自己借畫菊時的抒寫道出了這裏面的消息：「我雖然刻

刻竭力勉勵從闊大處落墨，然而愛好細微的性質總像不可改易的了」(一)。

(註一：原書頁五六)

他所接觸的一切事物，只要能給予人以安慰的，他都認爲是廣義的藝術；他的一切朋友，只要有你的可取的長處，都能得到他的讚賞與鼓勵。反正盛氣凌人，輕侮傲慢的態度，到處都多的是；有了這種寬容與虛心，也爲我們挽回了不少融融的和氣。這一種精神，在思想的授受的痕跡上，應該是得力於「兼容並收」的蔡老先生。提起蔡老先生，近年來不知道給什麼糾纏糊塗了，從前那麼「大度容納一切，又大力引導一切使不抵觸而各得其用」的，現在只教我們聽到他的沉默與退守了！我與泰苔完全同意，相信「世間究竟不能有充塞天地的人」(一)。所以相信「新中國的柱石固然要在我們新青年中琢磨出來」，但「能消極的抵禦外侮，使將來的柱石能安然的琢磨出來」，也是現在的柱石」(二)。這在熱狂的青年必欲卑之無甚高論視爲「磚頭瓦片」的柱石，昔年舉國期望於蔡老先生者，如今這一支柱石下面，不知道到底有意扶持着新中國的柱石沒有？新舊的變換，新舊的不相容，原來只差了幾年的工夫！

(註一：原書頁八六)

(註二：原書頁一四三)

話又說遠了，再回來談幾句我們的「細磨細琢」。說也慚愧，談菊同談「味兒」的兩篇，直到執筆的此刻，我還沒有讀完。我所能從這一種 Charmant 的特性裏領略到的，只知道他教我們發現了。常接觸着却又覺察不出的小巧玲瓏的世界，正在這世界裏安放着他的人生哲理。倒是愈是細微的事理愈加能夠吸引他的注意，這一點又像前面提過的一意的選擇重要的細微事件適當地安排，如量地擴大開來作為歷史研究的新創方法的 'Taine'。Pierre Loti 在法國作家中最受他的愛好者，並非偶然的事。

最美妙的應是委婉熨貼的人情美，倘使人們都具有這種修養，人世也不會像現在這麼苦惱，幸福者的名冊上將要加添不知道多少名字！諸位有讀過「歸航」裏面「在途中」的一段文字的麼？夜靜中的滄茫大海裏，孤單單進駛着的海船，邂逅遇見了遠遠正迎來另一艘的時候，立刻發出招呼的電信符號；更幸而遠來的是同一公司的兄弟船隻時，電信後還接着洋洋的幾聲氣號。這時候，我們的細膩的朋友便提醒我們，說是人生旅程中，親疏的差別原也不妨分分的；但美妙的是時常存着一個準備發放氣號的好

心。他又勸告人「請不要以自己的心理被人知道了是被入侵襲。用糖投好於小孩，正因為自己也會愛糖之故」(一)。用了這種心思，所以一切都是他的朋友。他說他愛獨居，因為獨居可以使他普遍地想到他所有的親愛。

(註一：原書頁一六八)

無怪乎他時刻想念法蘭西了。他告訴我們的四月騙人節日送炭(一)，同電車工人失去帽子(二)的故事，不是交相體貼的心情，都成了大家日常生活的習慣了麼？那裏的人比我們這裏的更能懂得社會生活的意義，一般的生活都有了大家共存共榮的素養，大抵各自有各自的職業，除去政客市僧以外，彼此間少有說謊的必要；加以善感暢懷的性格，隨時要求趣味情感的慰藉；這種環境裏面生活起來，自然到處都是輕鬆爽適，暖意融融。不幸在我們這中國，一切人惡意揣測他人的時候多；爲了自己，那怕些小的接觸，都似不願意別人與己並存。這是何等顯明差異的對比。更何況教我們的細緻的朋友感受起！

(註一：原書頁一八〇)

(註二：原書頁九五)

話又要說回到個人覺醒的努力上面來了。他們那裏正因為經過了這麼一番嚴格的訓練，所以自己以外承認還有

別人。在法國革命以前的文學作品裏不是也可以見到特權階級任意擄掠路途邂逅的嬌美的故事麼？

可是我仍只承認他們比我們同進了一步——並不是不艱難的一步——至於大規模的，複雜的，不像我們這裏淺視的，肉搏的，凶殘與自私，我却相信仍與旺地存在着；這是我不同意於孫先生的地方。

然而，法蘭西終究是世界的樂土呵！我們最常懷念法蘭西的作家稱頌法蘭西的原由，是在於性格的遇合，抑或承受了法蘭西的影響；我不能明顯辨出。我的意思是想說「世間不能有充塞天地的人」這一點思想。我們似乎都相信任由法國渡過萊因河的國度裏，住着世界上出產英雄最多的民族；然而，據法國哲學家 Parodi 告訴我們說：法國的真正傳統，在思想上同在政治上一樣，是百年以來不斷地引起世人對於德國思想家的輕蔑；而這是在 Parodi 頗病為淺薄的。橫掃一世的尼采，一到法國便遇着 A. Rouille 的迎頭打擊，一直不會在法國思想上發生多大影響，他的著作却仍都被翻譯出來。法國沒有莎士比亞，沒有哥德，沒有但丁，沒有託爾斯泰，這在法國也嘗引為恨事。然而他有 Montaigne, 有 Descartes, 有 Voltaire, 一脈相傳到現代有 A. France, 這些都是指導我們認識自己，尊重智

慧，並如何對英雄拆台的偉大的名字。有了他們，英雄們在那裏才不容易站腳，於是黯黯偉偉地圍住着的都是和平易易，會着面就拉起手來傾談一陣，歡笑一陣的平凡人。

爲了受不住目前中國新的舊的各式的英雄的壓迫，想到這不由胡亂說出我的不成熟的意見來。春苔，你是準備在短期間裏就再去法國的，我們幾時才能在馬賽頭頭暢快把晤呵？中國是終於不適於青年的健全發育的，雖然我們也不忍撇棄他。

你說你的「北京乎」出版一年了，一直沒有得到什麼迴響。其實，在表面喧嘩而實質死默得怕人的中國，多少事件都享受着寂然的待遇，何只是你的文字？我屢曾說過我願意寫點意見；祇是，你是知道的，我所能說的只有這麼蕪雜零亂的東西。倘使因爲多了話而也如你一樣地受到調斥與威嚇時，那我們原只爲說給青年同伴們聽聽的；而且我歸國來除去家人同三兩友朋外，已經見慣了冷落與麻木，也不在乎這許多了。近來切想能夠清靜下來，努力多讀點有系統的思想的著作，救濟自己的貧乏與苦悶；然而情形是如此厄人，何能輕巧許我。

爲了紀念同在湖濱的小住，這雜亂的文字，改也無法改好的，便這麼寄給你罷。七月二十四日，一九二八。

美爾博略傳

曾仲鳴

— Octave Mirbeau —

一、美爾博的時代

法國的浪漫主義，在千八百三十年前後幾十年中，極爲興盛。過此以後，作者的智能，漸漸竭了，叙情的源泉，也漸漸涸了。那些文人們純粹注重主觀，所讚賞的，是驚奇神祕的文章，所抒寫的，是悲傷空想的情緒。他們以直覺的概念，代替事實的研究。他們沈醉於理想的天國，而忘却現在的世界。但是十九世紀中葉，哲學上的實驗論正引人考慮，而科學精神亦臻全盛的境地。一般人對於虛無漂渺的浪漫思想，便起厭倦。并且各種工業發達，物質文明又逐日進步，富者益富，坐而享受，窮者益窮，困無所歸，人生到處，遇着苦悶。一般人對於迷戀想像的浪漫生活，便生反感，於是就有實寫主義的運動。實寫主義與浪漫主義，在文學的體裁上，雖偶有相同之點，而在精神上，則純然相反。浪漫主義，重主觀，實寫主義則重

客觀。浪漫主義求美，以趨向藝術爲目的，實寫主義求真，以研究人生爲目的。浪漫主義傾於幻想，重乎情感，實寫主義則傾於實在，重乎理智。

實寫主義受科學的陶冶，採科學的方法，對於個人或社會的病象，都用分析法解剖法去考究，對於人生的美醜，都以敏銳精細的觀察，爲率直誠實的描寫。這時代的文学家，如左拉莫泊桑輩，均是實寫主義的健將。

美爾博就是生長在這個時代裏，他的性格思想，受當時環境的支配，自然很大，他的文學技藝，受當時文人的影響，自然也很深。

二、美爾博的性格

美爾博 (Mirbeau) 名奧德維 (Octave)，以千八百五十年二月十六日生於法國的特維伊耶城 (Treviers)。這個城係在西北方，人民的性質樸素爽直，與美爾博同時的實

寫派的文學家，如佛羅貝（Flaubert），如莫泊桑（Maupassant），都是生在這區域中。他幼時居鄉間，少與外人來往，閉門讀書。千八百七十年，入巴黎大學，研究法律，校課既畢，與一般少年嬉游於咖啡館，或飲葡萄酒，或吸鴉片烟，放浪自豪。稍長，乃急改過。千八百二十五年，受「秩序」(L'Ordre)雜誌的經理的聘任，為編輯員，作文評議時政，辭氣激烈，經理怕因此獲罪，婉言解約。美爾博亦以發表言論，不能如意，決然他去，專心著作。

他對於社會的各種人都有無限的厭惡。

他所最厭惡的，是資產階級。他以為貴族的罪惡，世人皆知，且為數有限，容易剷除。至於資產階級，則是無恥之徒，靠欺詐局騙而暴富，既無高尚的思想，深博的智識，又每自恃自驕，而厭惡輕視窮苦無告的平民。

他所最厭惡的，還有無教育的婦女。他以為她們多陰險狡怪，引人墮落。還有無才能的文人，他常說「這些文人們是世上頂污濁的東西」。此外如教士的詭詐虛偽，如軍人的殘暴橫行，都是美爾博所厭惡的。

美爾博少年時帶厭惡資產階級的性質，而所與來往的，多是貴族。故其言論，參雜保皇黨的主張，而替禮拜堂作辯護。年事漸長，閱歷漸深，憤恨世間富貴的不平等，

窺見宗教所提倡的假道德，思想大變，乃有無政府主義與反宗教的主張。對於政客教士，為熱嘲冷諷的批評，或作激昂猛烈的攻擊。他以為世上只有人類，無所謂祖國。凡事有害於人類的，吾人應極力排除，勿使其實現。什麼愛國主義，不過是野心家藉以率領人類於互相殘殺，以滿足自己的虛榮私慾罷了。

美爾博的一生，曾經法國兩次的戰事。第一次是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第二次是千九百十四年的歐洲大戰。他遇第一次大戰，正在少年，悲痛憤怒，他的性格，大受刺激，遂成恨世厭亂的念頭。追到第二次大戰，他已衰老，慮殘殺的蔓延，怒德人的無理，愁悶苦惱，他的性格，又受刺激，遂起愛國愛民的情緒。

他臨逝世的前一天，留下一張遺囑，含着濃厚的政治氣味，

「在四十年中，我努力揭開人類的罪惡與詐偽，以四十年之奮鬥，只達到人類的歷史的大罪惡——德國的舉軍……現今有兩種危險，繞住我們，其一是犧牲者要變為壓迫者，其一是假借所設虛無的人道主義的愛情，而把犧牲者與壓迫者混而為一……一般人要和我一樣發現，知道祖國是一實在的東西。」

這種意見，和他平日的主張，大相矛盾。他的政友都頗驚駭，以為將死的人所說的話，是靠不住的。實則美爾博臨死時，精神極為清明，他的遺言，實是出自他的本心的。

美爾博述社會的怪狀，叙人類的凶德，言辭雖極激烈狂暴，然在平時，交友待人，又甚和藹可親。青年後進，偶有文章，送他觀閱，他必為修改，遇妙辭佳句，則默記憶，向人念誦，稱許不已。所以他雖慢世，評論人類的詐偽，恨他的，固然不少，而愛他，服他，敬慕他，親近他的，却有千萬許人。

三、美爾博的小說

美爾博的小說，可分短篇與長篇兩種。

美爾博的短篇小說，第一本係為「茅舍的函札」，其中所述的大半是法國西北方農民的故事，而近於理想派。此時他尚未表現憤恨社會的觀念。他的思想，曾由守舊的保皇的，變為維新的革命的。他的小說，也隨着而變。其初所寫的，多平淡無奇，迨至思想變遷以後，便有激昂憤慨的文字，凶猛尖刻的辭句，以實寫的技藝，紀人類的黑暗，用誠懇的態度，述衷心的怨怒，使人感動，而表同情。他

的其他短篇小說，係他的友人於他逝世後，始搜集彙編，而印為單行本。

近代文學批評家黑羅 (Reyon) 說：「美爾博的短篇小說，多是神來的作品，而含深遠的意思，對於社會，為不掩飾的批評，對於世俗，為頂沈痛的諷刺，這就是他的特性。」

美爾博的長篇小說，最著名而最帶自然派采色的，有『受難的花園』，『女傭的日記』，『狂人的二十一日紀事』等，都是描寫事實的作品，搜集敘述人間的瑣屑生活，剔抉記載社會的醜陋真相。他和左拉莫泊桑諸人一樣，以實驗的方法，從博物學與社會學的見地，去研究人類，而特別注意環境的影響，與遺傳的現象。

美爾博譏笑社會，好出以滑稽，使人初讀時，不大感覺到，但細加思慮，便覺他的情緒刻擊，思想高超。他以為人類無論何時，都有不平等的現狀存在。他常說「資產階級厭惡工人，工人厭惡無家可歸的窮民，這些窮民，又厭惡比他們更貧困的人們，因此，人間的不平等，終無已時。」

黑羅說：「美爾博的長篇小說，多述痛苦的事情，寫社會的醜史，暴露人類的獸性，窺透文明的裏面，使人讀

罷，生激烈的反感，而起厭世的概念。

然而他以誠懇的心曲，流暢的文章，來寫人類的卑鄙淫猥，正欲顯示社會的惡質，使人警惕，使人覺悟呢！」

四，美爾博的戲劇

美爾博的戲劇，也可分短篇與長篇兩種。

美爾博的短篇戲劇，都是獨幕劇，和他的小說一般，都帶諷刺社會，厭恨文人的辭氣。他的技藝高妙，思想深沈，句法短勁而有力，精神勇猛而忠實。他厭惡世間所妄談的假戀愛，故每以滑稽的語調，描寫男女的愛慕情況，他厭惡近今所提倡的偽道德，故每以輕蔑的言論，表示心中的菲薄意思。

美爾博的長篇戲劇，有家庭 (Le Foyer)，壞牧人 (Les Mauvais Bergers)，事務是事務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 等篇。其中家庭一篇，是和那東孫 (Thadée Natanson) 合著的。至於「壞牧人」與「事務是事務」兩篇，算是他的傑作。

「壞牧人」係於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次開演於黑那遜 (La Renaissance) 戲院。美爾博在這本戲劇裏寫一個工人抱着革命思想，向工廠中極力宣傳，奔走

狂呼，無人響應，反被逮捕下獄，備受艱苦。後來這位工人，進到一個女工人家，相識不久，互相愛慕。女工的母親，因勞苦，她將一生的慘况，向他陳述，他更憤怒，就開始鼓吹罷工。終因罷工的工人們，勇氣不足，團結不力，工潮遂起波折，大家怨怒他，誣蔑他，說他沒沒公款，向他索取麵包。正在騷動之時，那位女工突然走出，用勇敢的言辭，果斷的姿勢，證明他是忠誠的堅毅的。彼此諒解，恢復從前的感情，即刻表決，異日燒燬工廠。同時，廠主想以武力彈壓罷工風潮。他的兒子是得到新思想的少年，不贊成他的父親的行爲，遂和他的父親絕斷關係。一日，工人和軍隊交戰，廠主的兒子也加入，助工人抵禦。無何，工廠卒被焚滅，許多人被鎗彈打死，女工也受重傷。但當她蘇醒之後，還呼叫勇進，希望新運動早日成功。

「事務是事務」係於千九百〇三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次開演於法蘭西戲院 (La Comedie Française)。美爾博在這本戲劇裏，寫一個商人不顧廉恥，不講感情，專心於「事務」，只求致富，不管他所用的手段，害人與否，不管他所取的方法，正當與否，有時失敗而破產，但仍努力工作，以恢復他的「事務」。他本出身貧窮，卒擁千萬的財產，購報館，任經理，運動為議員，想擴充他的勢力於政

界，以求虛榮。他的園丁，將有一子，他嫌小孩吵鬧，立把園丁的全家驅逐。他的管家，本是貴族，窮無所依，執役於他的家中，勤謹異常，他不哀憐贊獎，反時加擲掄。他的女兒，酷嗜藝術，見他的殘暴狡詐，極引以為恥。他想與貴族聯姻，決把女兒嫁給他的債戶，——一個侯爵，——那曉得他的女兒却愛了他的書記。這位書記，貧困多才，也常常受他的虐待。他隨後結交兩個壞人，商議組織一個公司，他們三人，性質相同，互相利用，互相欺騙。一日，他的兒子駛汽車遇險而死，他極哀痛，他的兩個朋友，暗將公司的合同修改，只合宜於他們二人的利益，並以為他已悲悶昏亂，乘此時候，求他簽字。他聞罷大罵，將合同改正，對於他自己的利益，絕無損害，然後簽字，交還，且說道「事務是事務」！

美爾博在前劇描寫工人們終日在刑具般的機器下做苦工，餓不得食，寒不得衣，工作的時間，吸着和毒烟不相差別的煤氣，休息的時間，飲着和毒藥不相差別的酒料，正在壯年，體已衰疲，夫死婦繼，父死子繼，若羣起反抗，求較安適的生活，找較光明的道路，則又被人誣為叛徒，加以慘殺。意義深遠，辭句沈痛，鼓煽人們的心血，使之沸騰，掀動人們的肌膚，使之戰慄。此劇每次表演時，觀衆

都憤憤不平，歎社會富貴的不均，恨資本家的暴虐，勃然起猛進的勇氣，而生革命的精神。

美爾博在後劇，描寫商人們的卑鄙，只求物質的享受，和社會的虛榮，對於人類的譏刺，似乎過於刻薄，實則世間正多此等人呢。此劇和莫利哀 (Molière) 的怪客人 (L'Avare)，伯克 (Henri Beque) 的羣鴉 (Les Corbeaux)，均是法國文學界的不朽的傑作。

五、美爾博的文藝批評

當聖佩韋 (Saint Beuve 1804-1869) 在浪漫主義極盛的時代，取生理學的方法，應用於詩文的批評，已漸開實寫派的文藝批評的端緒。聖佩韋不特承認作者的剛柔的氣質，與健懦的狀態，有關作者的思想，他并要把批評學由藝術引到科學的區域。他說

「我有一種興趣，就是分析探擇。我是一個精神的博物學者，我所欲建設的，就是文學的自然史。」

隨後又有譚奈 (Taine 1828-1893)，對於文藝，完全當作一種科學看待。他說

「美學正如植物學，在植物學，無論是橙樹，桂樹，松樹，都帶有相同的興味，藝術亦復如此。」

他要從人種環境時代三種要素裏，詳細探究，找出證據，以創立審美學。他所採取的文藝的方法，純是科學的。他說，

「科學是給人以自由的，任各人的所好，任各人仔細去研究，那是最適宜的學問。科學對於一切藝術的形式，一切的派別，都有同情，即與科學相反的，亦予以同情。人類的精神，儘管有所表示，科學却要完全收取，加以研究。」

自聖佩韋譚奈以後，許多的文藝批評家，都依照這些方法。所以美爾博的批評文字，也頗受他們的影響。他在千八百八十五年，曾出一本批評美術展覽會的小冊子，議論嚴正，文筆開通，不似一般人誤解藝術，妄評藝術。他在他的批評文字中，很表現出他的性情好尚。

黑蘊說「我以為美爾博太過厭惡心理學的文藝，他常常注意作家的形式，他算是審美學專家，不算是批評家……美爾博很崇敬馬納 (Manet)、穆納 (Monet)、荷丹 (Rodin)，贊譽他們的作品……但是他尚有成見存在，他在批評的文字裏，也每每參着自己的成見。」

六、結論

黑蘊說，

「美爾博的小說戲劇，有時參以自己的個性，有時假

託他人的名姓，簡直把自己的生平，陳述出來。他的滑稽態度，他的神祕思想，幾乎可算是我們的文學界的「孤獨者」，然而他生於實寫派的文學通行歐洲的期間，與無政府主義宣傳極盛的時代，他的言行，總受着影響，他的強暴的嗜好，近於左拉，他的敘事的筆法，近於莫泊桑……」

黑蘊又說，

「美爾博的作品，雖可列入實寫派中，但是他的文章偶然却帶浪漫派的采色，他對社會人生，作精細深刻的觀察，又像莫里哀與巴呂扎 (Balzac)……」

美爾博雖不能算是第一流的文學家，然而他的文辭，絕不庸俗，他的幻想，又甚豐富，不特在法國近代的文學界，為不多見的作家，就是在世界的文學界，亦非常有文人。

他的文才瑰璋，固使人佩服，他具着不妥協的性情，與大無畏的氣魄，更使人景仰。他向不為名利所誘，亦不為強權所屈，他的自信力極為強烈。他每每說道：

「我們的主張，若有人以為是怪論，我們一切不管，還要幹去，還要永遠幹去。」

我們敬愛美爾博，我們應該細讀他的作品，我們敬愛美爾博，我們尤當認識他的精神啊！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九)

江紹原

收到北京協和醫學校李振剛先生寄來的「協醫通傳月刊」一冊。又周啓明先生寄示疑古玄同先生給他的信，中云將檢出舊醫的小冊子兩種，送給我用。

十七年八月七日寄稿時誌。

(三〇一) 注意中醫的宣傳工作

康健報『介紹中國醫藥常識之報紙』週刊 中國康健學會編輯發行 丁甘仁之子丁仲英爲會員之一 每期大洋四分 館址上海大馬路望平街口

此報和王一仁的小冊子中國醫藥問題一樣，用的是黃帝紀元。下面的一文，見第六十三號，『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四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星期六』(即“Saturday, May June, 2 1928”)刊。

宣傳中醫常識期以普及國外 陳存仁

溯自西醫東漸。其初華人因其學背國情。藥非國產。且然不知其學理如何。孰敢以身輕試。比年以

還。西醫事業。蒸蒸日上。迥非昔日所可比擬。吾數千年故黃國學。不特不能與之並駕齊驅。抑且有喧賓奪主之勢。如滬上中西醫家。納稅相等。而中醫在衛生局除試驗事宜外。無參政之權。亦未聞政府或省政府以公款辦理中醫校醫院。其餘社會事業。西醫中醫利權高下者尤不可勝計。此李平書先生所以有披軼易轍之嘆也。推原其故。非中醫不及西醫。亦非西醫駕乎中醫之上。蓋由於西醫善於宣傳而已。試觀昔年西醫之設立衛生會。遍贈宣傳西醫常識之圖畫報章傳單雜誌。西醫及教會之所補助經費。年以萬計。及於今日。社會中人對於西醫之『腦膜炎』『猩紅熱』等名詞。竟朗朗上口。對於『阿司匹林』『拍勒托』等亦受之無疑。苟其國中醫者。富於保守亦如吾中醫不以宣傳爲急務者。則余敢決其醫藥事業。雖百年以後。仍不能出其國門一步也。本報有鑒於斯。遂集巨資。抱犧牲之精神。先行康健報一種。發揮中國醫藥上精細之學理。期與西

醫一爭短長。且除分贈國內各團體機關社會外。尤注目於國外華僑團體。庶幾他日國藥行銷異國。自足以塞今日每年數萬萬之漏卮矣。

基督教會的勢力蔓延到中國了，有心人康有為陳煥章等憂之，於是設立孔教會，抬出孔丘作教主，按期舉行講演以抵制之。

張作霖孫傳芳等知道國民黨宣傳的力量之可怕了，於是把國家主義派及其他老年青年們招了去辦理講演，出版，張貼標語，印送圖畫等事以抵制之。

「宣傳西醫常識之圖書報張傳單雜誌」，一日多過一日了，丁仲英等見了怒為心傷，故創辦康健報，介紹「中國醫藥常識」以抵制之。

但是基督教，國民黨，以及西醫之所以能有今日，是否全靠文字宣傳呢？這一個點，康有為乃至丁仲英不幸似均不會仔細考慮過。

關心於近代醫藥常識在我國之進展者，請注意舊醫之宣傳工作。舊醫中有大規模宣傳的傾向了，你們應如何改革工作，纔不至於失敗！

從事於華僑教育及衛生醫藥事業者也請注意。莫忘記中醫正想攫取這塊肥肉呢。

中醫的刊物，無論注重「宣傳」或注重「研究」的，我也頗想調查一下。甚盼各處的同志予以助力，例如這次所講的康健報第六十三期，便是招勉之先生寄贈的。

(三〇一) 中醫果真能治西醫所不能治的病

嗎？

我們的確常聽見人說：西醫所治不好的病，有的中醫能夠治好，足見中國醫學是不可以輕視的。

但是這宗話究竟有幾分可信呢？欲解決此疑問者，應參攷像下面的一篇文章。該文原見北京協和醫學校通俗月刊五卷一期。

「西醫所不能愈中醫有能愈者」

李振剛

「西醫所不能愈，中醫有能愈者」，每逢智識界人，常以此詰難。中西醫的優劣，係另一問題。而這句話，決不足替中醫張聲勢，因為這句話的本身，不能成立，待我一一解剖出來。

「西醫所不能愈，中醫有能愈者」這句話，是否根據事實，便是一個問題。我每遇人以這話詰我時，便反問：「先生所說那位病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

我很願意調查一下」。於是諸難者既不願直認爲「想當然耳」，祇好說，我不過是聞所聞。

進一步說，便假使有一個病者，經西醫診過，病未見好，改請中醫，一劑而愈，這也不能證明中醫果有價值，請分言其故。

(一)中國現在之所謂西醫，漫無限制，品流複雜，替西醫提過皮包的，也自稱醫生，一二人的錯誤，當然不能代表全體。

(二)許多人常不懂病的原因及治療的原則，以爲病非藥不能愈，治病全恃乎藥，殊不知許多病症，均能自愈，所謂一劑而愈者，多係病之自愈，與藥無關，西醫也好，中醫也好，均不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三)國人對於西醫之信任心甚淺薄，常見病人入醫院後，已施用某種治療方法，計日可愈，而病者不知病程有定期，因未立即見效，堅欲出院，改請中醫，適逢病愈，於是西醫用其力，中醫收其功。

(四)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診斷非常小心，決不輕易宣佈某人之病，爲不治之症。至於病人，常喜說不負責任的話。曾請中醫診過，而改就西醫的病

人，常說中醫如何如何腐敗，及其再請中醫時，又說西醫如何如何不可靠。此爲病人的普通心理，故西醫所不能愈的話，如出自病人之口，其價值實在很小。

果欲證明「西醫所能不愈，中醫有能愈者」，這一句話，必須有下列的事實。

有某君患某病入某醫院診治，(該醫院的設備人材須與歐美A等醫科大學醫院同等，)經許多醫生會議以後，認爲不治之症，並用某種實驗方法，證明他們的診斷沒有錯誤，病者出院，改請中醫診視，認爲可治，服藥以後，病果然好了。這種事實，我敢大膽說是不會有的。孫中山先生的病，就是一個很好的例。當孫先生的病，被協和醫院證明爲癩時，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假使孫先生的病，被中醫治好了，你覺得怎麼樣？」我答應說，「那不但近世醫學，須根本推翻，即電燈火車輪船等一切科學的產物，都要推翻，因為牠們都是根據同樣的原理而來。」

「西醫所不能愈，中醫有能愈者」這句話，的確往往並沒有事實作根據。關於此點，請參看前引蔡某的白及治愈

肺癆譚(貢獻三卷七期)。

料想李先生這篇文章，還不能夠使中醫和信中醫的人完全信服。他們將說：「然而中西人的體質和中西藥品的功性，畢竟是不同的啊！而且我國必也有些病是西醫所不認識的啊！」關於這幾點，我深信西醫必定能給我們滿意的答覆，且等我看到時再引給讀者看，讀者中如有人已經看見過對題的解釋，則請通知我，以便我抄給沒見過的人看看。

七月廿四日

〔三〇三〕兩個「驗方」

聶氏家言選刊第三輯 聶其杰(雲台)輯纂 中華書局代發行 十五年十月初版十六年十月再版 售價

二角五分

李振剛先生請看：

知道你願意調查西醫所不能治而經中醫治好的病症，請讓我到貴同鄉(?) 祈雲台所編的家言選刊第三輯抄兩條出來給你看。

西瓜灰治臟脹方

用極大黑皮西瓜，於蒂部切去一蓋，如五寸碟大，挖去

瓜瓢，留皮約四分厚。每一瓜內加入大蒜頭(去梗連皮切片十二兩)，陽春砂仁，去壳抖碎四兩，仍將切下之蓋，用篾籤扞上，外塗酒礬泥約寸許厚，再敷以蔞糠，用木柴青炭炙存性，研極細末，好瓶密藏，不令洩氣。每服一錢，清晨或臨睡時開水送下。輕者五六服，重者十餘服可愈。切忌輩腥鹽及麵食，并須永不食瓜，倘食之復發，則不可救治焉。

此方見前年中報常識欄，蓋蘇州豐備義倉製以行方便者。有某君患此病，服此而愈，因函登中報，於是同病者紛紛向該義倉索藥，轉瞬藥罄，義倉執事乃將原方登報傳布。

家慈生平好製藥施人，凡聞驗方，必抄存配製，今秋試照該方製瓜數枚，施治輒效。表姪曾寶函女士學西醫於杭州，持以試驗醫院中患水臟者，服藥數劑後，小便暢通而臃脹消；據云，此症為腎臟發炎，驗其小便，皆含蛋白質，西醫但以手術放水，及服通利小便之劑，然旋消旋腫，不能全效也，服此藥者，蛋白質大減，故其效可恃也。又按西瓜治腎炎，日本人知之。曩年在日見有售西瓜糖膏者，謂能製腎臟炎也。又大蒜利水，西醫亦知之。昔年亡室亦患腎臟炎，故予研究

治法甚悉。此方則西瓜大蒜兼用，故其效殊勝也。

治糖尿病法

黃君伯樵。患糖尿病。德醫診治多年不愈。聞德國有專門治此症者。遂赴德就診。又二年。亦無效。時黃君英伯亦在德。告之曰。此病非西醫所能愈。須服中藥香連丸。及多食西瓜乃可愈。伯樵旋歸國。如其言食西瓜百數十斤。兼服香連丸。果全愈。糖尿病亦腎臟炎也。西醫治此症惟有一法。即禁食糖質粉質。米飯能變糖。故禁食米。西瓜含糖質甚富。西醫亦所禁食者。而不知其竟能愈此病也。又消渴症亦糖尿病之最劇者。中國驗方多食梨能治消渴。而西醫以梨含糖。亦在禁食之列者也。西人凡事專從物質研究。斥氣化為荒唐。而事實上氣化之功用。有成效大驗如此。足徵近世科學之偏而不全也。又瞿止庵太親翁晚年患糖尿病。德醫克利言晚年患此最危險。投以藥月餘無效。又照例禁其食米。命多食鷄蛋魚肉。而公自幼不食肉。勉強多食鷄蛋。遂致痢。適胸際氣痛。家慈以家製之五香丸勸之服。三日後痛已而糖尿亦全愈。食飯如常。亦不復有糖尿。五香丸見驗方新編。方為五靈脂香附黑丑白丑也。是否全為此丸所

愈。雖不可必。但其病愈。適以是時耳。特附誌於此。以備研究。

假使西瓜灰治糖尿病和西瓜肉治糖尿都是驗方，那麼，先患糖尿病而用西瓜灰治好的人，以後若又患糖尿，恐怕便不得吃西瓜去治了，因為治糖尿病方不是明明的說過嗎，愈後「須永不食西瓜，倘食之復發，則不可救治」。我國的便方，其中常有一兩種主要品物是病好之後終身不許喫的。我疑心這個說數只是個迷信，未知果然否。

西瓜能否治糖尿病，尤其是個有趣的問題。如其能，西醫的禁食糖質，豈不成為應修改的話？有一點却是我們這般醫學門外漢也知道認為確乎無疑的：西瓜能治糖尿病與否，純屬「物質研究」。西瓜苟真有此妙用而西醫不知，謂西醫之「物質研究」曾有所遺漏則可，謂氣化研究重於物質研究則不可。昔人所謂「氣化」，其能用物質術語表明者（Expressed in terms of matter）則此後應選用物質術語代替氣化之論，其不能者，必係謬言，不得靠了氣化之名，偷生於天地間。一切學術都是循這條路進展，醫學豈能獨居化外。

上述兩方，是否可信，切盼先生早日子我們以深刻確切的答覆。聶氏家言，在南方似很有些讀者；所載關於醫

藥的筆記，中醫刊物，常見轉錄。例如「治糖尿病法」，康健報第六十三號曾轉載，改題「反西醫之糖尿病治法」，并以奉聞。

江紹原上。十七年七月廿七日。

(三〇四) 袁昶校刻黃帝內經太素序

「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其經刺取素問靈樞，注則隋通直郎守太子文學楊上善奉勅所撰也」。元明以來，其書久無傳本，清朝人始從日本得之。光緒年間，袁昶在北京看到一個鈔本，他自己雖不習醫，仍借來錄副，後「屬（其友）張廬先生校勘，而鮑生次甌佐成之」，既成，刊以行世，並為文敘其始末於卷頭。袁氏這篇敘文，以下語結束：

倘由此發揚義蘊，參以近日西醫所得新理，得課俗醫以扁倉，程之十全之效，躋芸生於仁壽，匪止一溉之功，滋幸矣，滋幸矣。（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西歷一八九七 敘，同年刊）

此校刻本「附錄」中又云：

波廬續示舊鈔「內經明堂」十餘葉，仍屬次甌校刊，附太素後以行。近日西醫全體通考，得諸實測，惜乎未得明堂十二經之指。而此書又殘缺僅存，斷圭碎璧，無由據以訂正俗本之謬舛，可惋也。

讀這兩段文字，便知不習醫的人也和醫者一樣，堅信此土醫典中藏有甚深甚精的理，為後人所遺忘，且為西人所未嘗夢見。將它發掘出來，參以西醫新理以救世濟民，是他們所希望所禱祝的。若告以內經幾乎全部是廢紙，其中的基本理論大都不能成立，他們鮮不駭而走者。內經為過去之物一語，誠然是個聽了令人難堪的真理，但我們如不早點承受了，又怎能躋芸生於仁壽呢。前一輩的人所不能或不肯承受者，讓我們毅然承受了吧。雖然，我們應覺悟與其鑽研古書不如效法泰西，往前探討者，又豈止醫學而已哉。學術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皆須努力。

十七年七月廿六晚

(三〇五) 清史稿無王勳臣傳

俞平伯先生來函

紹原兄：從貢獻上看見

惠書，查清史稿藝術傳一中並未為該王勳臣立傳，只有葉天士徐靈胎之流耳。似應由貴禮部札飭接收該館之諸委員，逕行附入可也。敬聞

雙安。

弟平伯上。

六月卅日



王清任的真學問並非從書本上得來的呀。畫他手裏擎着書，委實與他叛經的精神適得其反。說這簡直是污蔑他，也不為過。好事的畫家，塑像家，雕刻家們啊，這裏是你們的一件愉快的任務：訪查一下——假使可能——王清任生前的相貌體格，然後動手替我們畫或造些能充分表現他的新像。記清了我們要求有，喜歡看的，是刑場屍場上用用手用眼的他——不是什麼掛着朝珠，手執書卷，坐在榻上的他，像上面那個 Conventional 圖所示。

上圖是吾妻玉珂影描的。她只求忠實於原本，餘非所計。

紹原識。

紹原謹覆 邇來敝禮部，若存若亡，且與任何政府，向無往來，札飭接收委員添入王勳臣傳一節，絕對譯不到。無已，揮汗將粵刻本醫林改錯中王氏畫像敬謹摹出，煩貢獻社製版印在旬刊上面，略誌吾人敬仰之意可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廿四日

(三〇六) 柯為良全體闡微的自序和林序

柯為良編譯的「全體闡微」，我已從杭州舊書舖中買到一部。共四冊，用有光紙，係「光緒乙巳（即光緒三十一年，西歷一九〇五）秋惜蔭書屋（石印）。從全書各處的紅印泥圈點及書頭的注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原主是一個醫科學生。

柯氏自序於光緒六年（庚辰）（西一八八〇）暮春，「榕垣保福山之聖教醫院」曰：

醫之為道，動關生死，欲知治法，須識病源，欲識病源，先明部位。故泰西各醫院，有剖驗大辟之囚，以課生徒，日益求精，於全體之功用，無不既明且備。余航海到閩，十有餘載，施醫之暇，學習華文，遍閱中國醫書，所論骨格臟腑經絡，或缺或

誤，不勝枚舉。（中段已見小品二七二，不必再抄。）咸豐初年，英國合信氏曾著全體新論一書，撮西醫之大要，開中土之新聞，頗為中華士君子許可。與華友講論醫學，因蒼萃近年英美所出各書，繙譯成函，為卷六，為圖二百六十，（原註：內百圖為美國李善堂醫書館半售半送，惟圖旁皆外國號碼，因於其下重復註解，閱者宜察之）紹原註：然實止三卷，圖則有二百六十五，顏曰「全體闡微」，實部位之大成，為醫學之根本。俾學醫者由此入門，明部位而究病源，於造物主生生之功，無小補云。

譯編者是個美國人，他對於漢醫典裏面的「缺」和「誤」，不惜在自序中明白指出。然他的漢文顧問林鼎文（玉甫），是個中國人，而且是位醫士，此公的序，却通篇是替古聖辯護的話了。林序全文如下。

醫道始自歧黃，經絡詳於靈素，夫人而知之。其中有專立成篇者，如營氣篇，衛氣篇，骨度篇，皮部篇是也；有散見各論者，如論臟腑半見於靈台秘典，論宗氣半見於營會生衛，目之功用，詳於大惑，腦之部位，立於海論是也。夫聖賢之立論也，

片言雙字，義無不該，或隱於言中，或形於言外，或伏於此，或起於彼，詞義古奧，體會爲難。雖代有註家，只能於原文中順爲解釋，不能於錯見處會其全形，誠如王弼州所云，醫書至難讀，吾輩雖博通萬卷，猶難綜其氣旨焉。余友柯爲良先生，美國之良醫也，來閩施醫，十有餘載，通閩語，識華文，與余講論醫學，輒終日不倦，誠好學之君子也。嘗口譯全體圖微一書，其間分肌劈膜，析絡溯經，蓋形體之大成，發靈素所隱伏，囑余筆之於書，以垂梨棗。余以醫務倥傯，日無暇晷，蓋有志焉而未逮也。越二年，書告竣，半出柯君手。惟華洋文義，譯語難符，致句多畫足之蛇，字誤渡河之家。余也前以不遑珥筆，僅譚要綱，茲復已付手民，無從刪正，憾何如也，聊俟將來而已。今此書之出也，世將謂中西臟腑，得無不同乎？不知天下萬國，殊以氣不殊以形，（紹原注：參看小品二八零）：如書中論紅血行於脈管，即經所謂營行脈中，營爲清也；論紫血行於迴管，即經所謂衛行脈外，衛爲濁也；論腦筋爲百體之主令，即經所謂統轄三焦營衛之宗氣運行於週身也。是內經只言其用，而西醫

兼論其形，名雖異而實則同也。開有發前人所未發者，蓋亦從西國剖驗之明證，發古聖不言之奧旨。惟善讀者深求而探索之，庶不墮解臚理腦者，無補於玉版之篇也。

義「隱於言中」，已經夠玄妙了，「不言之奧旨」，則尤係玄妙中之玄妙。人身各形和用，盡在古聖言與不言中——這種謬見橫於胸中，於是中國人只肯會合，重解，曲解那一兩部古書，而不肯採用西洋人的方法，對於人身做直接的觀察。現在林玉甫當然已經死了，但他的思想呢，恐怕尙未。

八月五日寫

柯爲良西文原名的 initials 爲 D. W. O.（此據序尾的鈴記）。

(1107) B. Hobson = 合信 · J. G. Kerr = 嘉約翰 (?)

下見「協醫（協和醫學校）通俗月刊」五卷一期：

西醫輸入中國之經過

西醫輸入於中國，推板吉門霍白生（Benjamin Hobson）爲首功。該氏生於一八一六年英國 Northamptonshire 地方，卒業於倫敦大學院，於一八三九年

來華，充當倫敦教士會醫士。其時先彼而來者，已有柯立志 (College)，派克 (Parker)，陸克德 (Lockhart) 三人。柯立志係一八二七年到澳門，擅長眼科，早已聲聞遐邇。派克係一八三四年到廣東，精於外科及眼科，亦有聲於該地。陸克德來華稍在霍白生之前，亦倫敦教士會所遣派也。柯派二氏，深感西醫在華，有建立永久基礎之必要，於是選擇華人子弟，授以助手技術，俾能繼續其事業，但苦於醫書缺乏，診務繁重，僅能將割症室門診處及病室之材料，作為實習之資。霍白生覺其規模太狹，基礎太淺，乃改絃更張，作進一步辦法，將西醫主要科目，如解剖，如生理，譯成漢文，印成圖畫，俾學者有軌道可尋，證據可考，甫行出版，購買者爭先恐後。續霍白生而起者，為美國長老會柯耳 (J. G. Kerr) 醫士。該氏自一八五三年到廣東，至一九〇一年，譯書二十餘部，造就學生二百餘人，實大有功於近世醫之在中國也。自是以後，西醫乃向內地各省推行，(下略)。

該文似乎是根據英文材料寫成的。果然，則篇中「廣東」(兩見)似應改為「廣州」。西人稱廣東省城廣州為 Canton，而廣東則 Kwang tung 也。霍白生係合信

氏，柯耳之華名似為「嘉約翰」。七月廿二日

八月四日續記 梁式寫的「孫中山和香港醫校」(見新絲四卷三十期)引倫敦被難記譯本第一頁云：「當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時，子學醫於廣州之英美傳道會，主政者為醫學博士戈爾」。此「戈爾」想即 J. G. Kerr。梁文又云，「據別一西人記載，他至一八八六年回廣州，得 Dr. Kerr 介紹職業，並因此得到很多醫學知識。大約他在博濟醫院是一面做事一面求學的。」參看下列。

(三〇八) 嘉士約翰內科全書潘序

呂蓬尊 江紹原

1, 新會呂蓬尊先生六月廿一日來函
近日在「老屋」裏尋出一部美國嘉士約翰的「西醫內科全書」，「鐵嶺孔慶高繼良氏筆譯」，光緒八年(西一八八二)紹原注)博濟醫局刻本。據例言所說，「是書之譯，乃繼醫書五種而出也。卷首有涇川潘駿猷的序，似乎可作研究「中國人對於西洋醫學的反應」之材料，茲另紙抄奉。

2, 潘駿猷序

(上略)嘉士先生者，西醫之巨擘也。覽其內科全書，凡脈絡竅奧，繪圖立說，鑿鑿可據。余誠不敢謂西醫之學，駕於中國神聖之上。然其術往往有施之立效者，豈宇宙未洩之秘，於斯而盡闡歟。竊謂中國之醫，辨生死於毫釐之間，定存亡於呼吸之頃，理至隱也；而是編成規所著，如車之有轍可尋，如室之有戶可由，迨至顯也。惟其隱，故業之終身而不精；惟其顯，故用之一旦而輒驗。有志之士，必先於中國先賢著述，潛心玩索，以發其聰明，端其趨向，揣摩既熟，復取斯編而精核之，擴見聞所未逮，濟思慮之既窮。則隱者不終於隱，而顯者益見其顯，庶幾和緩之術可求，而於數千年神聖相傳之道，亦未必無小補矣。

3, 我的答覆

蓬尊先生：

嘉士譯著的書，我至今連一種也沒看到，茲承先生抄示內科全書潘氏一序，感何如之。

福建林氏云人身百體，內經只言其用，而西醫兼論其形。(見小品三〇六)；今涇川潘氏亦云中醫辨生死於毫釐之間，定存亡於呼吸之頃，其理至隱，而西醫成規所著，如車之有轍可尋，其迨至顯。他們竟不想想看：不知其形

者焉能知其用，未得其迨者何能得其理乎？潘氏所不敢說的「西醫之學駕於中國神聖之上」，讓我們都敢說，大說，天天說，不但說，而且幹，務使中國快快的早早的進入世界醫學近代醫學之林。先生似乎是一位從事於小學教育的人，我相信先生對於此事也有應盡的責任。

「孫逸仙博士」在求學時代，想必讀過嘉約翰的這部內科全書。他當時對於潘序，不知作何感想。

江紹原謹覆 十七年八月六日

前 進 目 錄

● 第一卷第六號 ●

國際形勢.....	顧孟餘
中國農民問題(下).....	公孫愈之
小組織應當覺悟了.....	詒 艾
關於廢約的意見.....	余思漢
日帝國主義對於滿洲之工業侵略.....	夢 九
帝國主義者所見的廣東財政.....	徐半農
專件	
汪精衛先生和林柏生先生的通信二件	
讀者論壇	
我們不可忽視的杭州特庭三次非法逮捕杭.....	
懸指委.....	黃 譔

蘋果樹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汪儻然譯

(四)

阿雪司特消磨了下一個星期去到附近的鄉間遊行，去證實他底傷腿是已經復原了。春季今年他看來是一件驚人之事。他在一種沉醉之中，注視着一棵遲發的山毛榉樹底淡紅嫩芽在日光中萌發，襯着深藍色天空的背景；或者注視那幾棵蘇格蘭杉樹底枝幹，黃褐褐的在強烈的光線中；那些在澤地上的被風吹彎的落葉松，當風吹過它們的在變色的黑枝之上的，幼小綠枝之間時，它們顯出生氣蓬勃的氣象。或者呢，他原躺在河邊，凝視那一叢叢的紫羅蘭，或是睡在枯萎的鳳尾草中間，捻弄着粉紅色透明的懸鈎子底芽，這時疾杜鵑喚着，綠色啄木鳥笑着，或是一隻百靈鳥從高空墮下它的珠玉之歌。這個春季確是和他所知道的隨便那個春季不同，因為春是在他身內，不是在他身外。在日間他差不多看不到那一家人；而當美根拿他的饜食進來時，她似乎是忙于家務，或是忙於照管院子裏的小孩子們，所以沒有功夫停下來和他多說話。但是到了夜晚，他

就坐在廚房裏窗戶邊，吸着烟，和跛子及姆開談，或是和納勒康夫人閒談；一邊那姑娘做着針線，或是出來走去，收拾晚餐用具。有時候，他感覺到貓在叫的時候所感覺到的那種情緒，這時他就覺得美根底眼睛——那一雙淡灰色的眼睛——是注視着他，帶着一種溫柔留戀的神情，這種神情使得他非常歡喜。

下一個星期日，當他躺在果園裏聽着一隻鳥鴉叫，編着一首情詩的時候，他聽見大門旋轉而關上的聲音，而且看見那姑娘在樹中跑着，紅頰壯健的求很快地在追趕。約過了二十碼，這場追逐停止了，兩人就面對面的站着，並沒有注意到草地上的那個外人——少年是在逼迫，而那姑娘是在退避。阿雪司特看得見她的臉，忿怒而且慌亂的；他亦看得見那少年底臉——誰想得到這個紅臉的鄉下人會露出這樣一副苦惱的臉兒！這種情景使他覺得很難過，他就跳起身來。那時候他們看見他。美根放下手，退避到一棵樹幹後面去；那少年恨恨的咕嚕着，向隄奔去，

爬了過去，不見了。阿雪司特慢慢地走到她身邊，她站着一動也不動，咬着嘴唇——美得很，她的優美的黑髮飄散在她臉上，眼睛朝下看着。

「我請你原諒，」他說。

她從張得很大的眼睛中，舉目向他看了一眼；後來就屏住呼吸，轉身走了。阿雪司特跟過去。

「美根！」

但她只是向前走着；他就抓住了她底手臂，輕輕地拉她過來。

「停住和我說話。」

「爲什麼你要請我原諒？你不應當對我說這話。」

「那末對求說吧。」

「他怎樣敢來追我？」

「愛上了你，我想。」

她頓着腳。

阿雪司特笑了一聲。「你願意我去打他的腦袋麼？」

她忽然大怒起來，叫道：

「你嗤笑我——你嗤笑我們！」

他握住她的手，但是她向後退避，直退到她底忿怒的小臉兒和紛散的黑髮都糾纏在一叢叢的蘋果樹底紅花中。

阿雪司特舉起她的一隻被他握住的手，把他的嘴唇放在她手上。他覺得他是何等的豪俠，而且比求那個傻子要高明許多。只用他的嘴唇在那隻粗糙的小手上輕輕一吻。她的退避忽然停止了；她似乎是抖抖的向他接近。一陣舒暢的暖氣從頭到脚地徧佈了他全身。這窈窕的女郎，這樣地天真優雅而且美麗的，看來是因爲和他的唇接觸而覺得歡喜了！於是，他服從一個很快的衝動，用他的手臂抱住她，把她緊緊摟在懷裏，吻着她的額。後來他害怕起來了——她面色變得雪白，眼睛閉着，長而且黑的睫毛就蓋在她的慘白的兩頰上；她的手也呆木的垂在兩旁。他和她胸部的接觸，使他徧體震動。「美根！」他嘆息了一聲，就放她走了。在深深的沉靜之中，一隻老鴉叫了起來。這姑娘就抓住了他的手，把他的手放在她頰上，胸上，唇上，狂熱地吻着；然後就逃到那些多藜苔的蘋果樹樹幹裏面去，逃到後來，這些樹完全將她藏住了。

阿雪司特坐下一棵差不多沿地面生長的屈曲的老樹上，心中震動而且慌亂，茫然注視那曾經啣她頭髮的花——那些粉紅色的花蕾。他做了什麼呢？他讓自己被美——憐惜——或者——僅僅乎春——所驚動得多麼厲害！他覺得奇怪地快活，快活而且得意，一陣陣的顫動徧傳他

的四肢，並且有一種微微的驚恐。這是一種開端——什麼事情的開端呢？小飛蟲咬他，飛舞的蚊蟲想要飛入他嘴裏，在他周圍的一切的春似乎變成格外地可愛而且活潑了；杜鵑和黑畫眉底歌聲，啄木鳥底笑聲，水平傾斜的日光，曾經點綴過她的頭的蘋果花——他從老樹幹上站起身來，大步走出了果樹園，因為他需要大的空間，需要一個廣大的天空，去使他自己和這些新的感覺親密起來。他向那片曠野走去，從離內的一棵白楊樹裏，飛出一隻喜鵲來迎接他。

在從五歲以上不論什麼年齡的男子中間，誰能說他從來不曾發生戀愛過？阿雪司特愛過他跳舞班裏的舞伴；愛過他的保姆；愛過在學校假日中遇見的姑娘；也許是因為他從不曾完全出諸戀愛，他多少總存這一種疎遠的欽慕。但是這一次可不相同了，一點也不疎遠的。全然是一件新的感覺，非常有趣的，使他覺得他的成人時代是做完全了。能在手指中拈着這樣一朵野花，能放這朵花到他唇邊，而且覺得這朵花歡喜得在他唇上戰慄！何等的迷醉——而且窮人！怎樣對付呢——下次怎樣應付她呢？他那初次的撫愛是冷靜的，憐惜的；但是第二次可不能這樣了：既然，從她在他手上的熱烈的一吻，從她底把他的手壓在她

心上，他已經知道她是愛他了。有些人底性情是受了他人底愛情要變成粗獷的；另外有些人，如阿雪司特，却要動搖而且被吸引，激動而且被軟化，並且差不多身分都被抬高了——他們所視為一種奇蹟的愛情使他們如此。

在上面的岩石中間，他心中有一種熱情的慾望，要放縱於這麼已實現的春之感覺裏面，另外又有一種模糊却是真實不安，他夾在這二者之間，真是左右為難。有個時候，他覺得非凡得意，爲了已獲得這個美貌，忠實，如含露滴的眼睛的東西！但接着他却又假正經地想道：「是的，我的孩子，但是你得留神你所做的事情！你知道這件事情會發生什麼結果的！」

黃昏在不知不覺之中下降了——黃昏籠罩在那些古老如形成的岩石堆上。而大自然底聲音說道：「這里有一個新的世界給你！」正彷彿一個人在四點鐘起來，走出到一個夏之早晨裏，鳥獸和樹木都注視他，好像一切都是重新做過了。

他在那兒逗留了幾點鐘，直到天氣很冷了，才從岩石和野草中間摸索下來，走到大路上，走回到小徑，再經過那荒野的草場走回到果園裏。在那里他擦了一根火柴，看看他的錶。差不多十二點了！果園裏現在是黑暗而且一點

動靜也沒有，和六小時以前那種留戀不去，烏語紛紛的光明是大不同了。於是他忽然間用外界人底眼光看清了他的這段牧歌般的風流韻事——他心中想像出納勒康夫人底蛇般的頭頸扭轉，她底迅疾的一瞥一覽無餘，她的精明的臉兒變得無情了；他看見那兩個健潑撒模樣的表弟粗野地嘲笑著，懷疑著；求是壯健而且忿怒；祇有那個跛子及姆，露著忍受痛苦的眼光，在阿雪司特看來尙可容忍。還有那村中的小酒店！——他在散步時所走過的那些愛說閒話的女人；此外還有——他的朋友們——勞白脫加登在十日前那個早晨動身去時的微笑；那麼的譏諷而且狡黠！真可厭！有片刻的時間，他真的恨極這個不論願與不願一個人總得加入的，冷酷的塵世。他所靠著的大門變成青灰色了，一片微光在他前面經過，散佈在這帶青色的黑暗裏。月亮！他祇能看見月亮是在他背後的土隄之上；紅的，差不多圓了——一個奇怪的月亮！轉過身來，他走上那條小徑，路上有夜，牛糞，和新葉子的氣味。在乾草場裏，他能夠看見牛底黑影，被牛角底彎刀形所切破，牛角形如瘦月，尖頭向上。他偷偷地去了田莊大門的門門。屋子裏一切都是黑沉沉的。放輕了脚步，他走到屋子的門廊，靠著有一棵扁柏樹，抬頭望著美根底窗戶。窗戶是開着。她是睡着

了呢，還是心神不安的醒在床上，——因為他不在而覺得不快樂？當他站在那裡窺視的時候，一隻貓頭鷹叫了起來，聲音充滿在這整個黑夜裏，因為其他的東西是這樣地寂靜，祇除去從果園中流過的小河，河水潺潺的聲音永無休止。白天裏是杜鵑，而現在是貓頭鷹；他心中的亂紛紛的狂喜都被它們洩露了出來，洩露得何等奇妙！忽然他看見她靠在窗口，向外望着。他從扁柏樹邊走過去一點，低聲喚道：『美根！』她退回去了，看不見了，又出現了，身子靠得更望下。他從那塊草地上偷偷地走了過去，他的脛骨在那綠漆的椅子上碰了一下，他聽見這個響聲就屏住呼吸。她伸下手臂，她的臂和臉底著白模糊的輪廓並不移動；他移過椅子，毫無聲響地踏在椅子上。伸上他的手臂，他的手恰恰碰得到她的手。她手裏拿着前門的大鑰匙，他就握住那隻拿着冷冰冰的鑰匙的火熱的手。他祇能看見她的臉，嘴唇間閃爍的白齒，和她的紛亂的頭髮。她身上還穿着衣服呢——可憐的孩子，坐着等他回來，一定的！『美麗的美根呀！』她的粗糙的熱手指抓住他的手指；她臉上有一種惶惑的奇怪神色。只要能夠接觸她的臉——即使是他的手！一陣薔薇的香氣透入他的鼻孔。後來農場裏的狗，有一隻叫起來了；她放鬆了手，身體退進去了。

「晚安，美根！」
 「晚安，先生！」她去了！他嘆了一聲，踏到地面上，坐在那張椅子裏，脫去了他的皮靴。現在沒有別的法子，祇好爬進屋裏去睡覺了；但是有好一會兒他呆呆的坐着，

脚腿冷冷的在寒露中間；他沉醉地回憶到她那隱去的，半帶笑容的臉兒，和她那火熱的手指底依戀的把握，當她把那個冰冷的鑰匙擠入他手裏的時候。
 (未完)

東 方 雜 誌

● 二十五卷九號 ●

本誌本期有關於濟南慘案之重要材料，如：
 日軍在濟南之暴行(卷頭插圖)……三十一幅
 日兵強佔濟南空前浩劫(國際欄)……密勒評論
 外人對於日兵濟南暴行之公論……
 此外重要篇目，有：
 美國政治上之趨勢與本屆總統候選人……田炯錦
 研究詞集之方法……熊佛西
 醉(獨幕劇)……許大章
 關稅自主方式之面面觀……許大章
 國際聯盟與聖各答私運軍械案……許大章
 從本能生活到道德生活……謝菊曾
 遠東之自然賦……謝菊曾
 我的旅伴(俄國高爾基著)……謝菊曾
 國際(四篇)……謝菊曾
 東方與西方(三篇)……謝菊曾
 新語林(六篇)……謝菊曾

● 每冊一角二分半 ● 全年廿四冊三元 ●

商 務 印 書 館

真 美 善 目 錄

● 第二卷第四號 ●

裝飾者 同光
 魯男子(戀)……(十一)惡夢……(十二)墜落
 都市的男女……病夫
 徐福的下落……病夫
 喬治桑的訴訟……病夫
 殘柳……病夫
 法國的女詩人與散文家 Le Maître 著……病夫
 池畔訪梅有感……張若谷
 秋……張慧觀
 德國隊裏鬱悶的騎兵 Thomas Hardy 著……張慧觀
 報復 Guy de Maupassant 著……虛白
 色(血牙)Rany de Gourmont 著……虛白
 出閣……虛白
 讀者論壇……虛白
 復馬仲殊論本刊抽去壁海花的理由……虛白

法行通信

傅雷

十三、地中海中怒吼

親愛的母親：

當我寫「一路平安抵法」的信寫到最後兩行時忽然聽見長嘯的巨聲自遠處一路怒吼過來，像是千軍萬馬衝鋒陷陣的聲勢，又像是大地爆裂似的石破天驚的威嚇，終於在人聲鼎沸中，轟然一聲，只見雪白冰澈的浪頭，張牙舞爪的撲上窗來，接着又鏘然的浪花白沫，在圓玻璃上四瀉下去。搖籃似的孤舟，開始向左右傾陷……我匆匆的咬着牙齒寫下了最後的「一路平安抵法」的字樣，那時候，母親！我實在沒有勇氣告訴你突然的驚恐了！我想，你讀到上面的幾行時，一定是彷徨恐懼，憂疑慮慮，足夠你數夜不安了；但是母親呵，放心罷！我仍是「一路平安抵法」的踏登彼岸呢！

寄信時走上第一層甲板，還沒餘暇四顧的時候，沒頭沒腦的狂風，已掃得我身子東飄西蕩。盡了全力上了第二層甲板，見水手們也正和我同樣的東倒西歪在風陣裏掙

扎。在戰戰兢兢的奮鬥努力中，幸能跨過頭等艙走廊的欄杆，正當將過未過的時候，真是如何的擔心啊！我恐懼，我沒有重量的身軀竟會刮下海去！……

寄信回來，第一層甲板的風勢浪力已不復能通過了；不得已退到二等艙裏，從下面穿到第一層甲板。旅行們都聚在起重機旁，三兩兩的在議論着；女客們躲在下艙的扶梯門口，預備逃避時可以得到優先權；一面只是在大衣中瑟縮着向船外探望。船左的半天，都變成陰黑，烟雲似的浮雲籠罩在無名的深藍色的島上，似乎巍巍的山石都要把我們活吞下去。黑壓壓的肅殺之氣，密佈周圍。整個海面都像沸了一樣的在翻騰躍躍，我們的船就像我們幼年時玩的鞦韆和浪木一樣。層層相因的浪方從山脚下漸漸的推向船來，便在怪叫的風聲中，覺到坐了飛機一般的浮了起來；心魂搖旌未定，又從萬仞懸崖上一直降落到深谷裏去，四濺的浪花，雨點一般的把我們包圍着。全船面的旅客立刻開始慌亂起來；一面還在神魂恍惚中仰窺着舵樓中船長的行動。我可以看出，每個旅客都有一種把整個身心交付船長的下意識的懇求。平日把生命親視的一文不值的我呵，到此也不由自主的掙扎起來，本能麼？本能麼？

飲茶後，我們仍走上甲板，一則衣服稍淋了點海水，

還不要緊；二則上面空氣流通，免得悶在一孔不留的房裏。安南人正同我講西北兩方的天氣比較清明穩定，他並說一二小時後只要航出了這東南兩面的惡陣，便可逃出的話；我也癡心夢想地默禱着早早安息。遠望來船，也正和我們同樣的飄蕩，我想我們是只要一夜便達目的地，他們是剛剛離家呢，不禁代他們擔憂起來，……正在閒暇的思索，冷不防砰然的波濤從船右直跳起來，逃避不及，全身都埋在他的猛烈的打擊裏。半分鐘內，落湯雞一樣的淋漓盡致的逃回了房內。大衣內外都濕透，無論如何不能再上去了，無可奈何只得躺到床上去。洪君在變色的面容中說他已難過得不得了，又說我的大衣被海水淋了，將要變成舊的樣子，因為呢料着不得鹹的。我只是默然的想着，舊不舊倒無妨，只是這樣的洗過一般的溼了，明天早上如何穿得上身去，更如何能在寒冷的馬賽上岸？焦急啊！船愈動得利害了，我好像睡在粗暴的保姆的猛力的搖籃裏，當全床向上浮起來時，竟好像要把我擲到地下的樣子。幸虧牀欄很高，如果沒有欄杆的話，就是他把我擲出來，我自己也要心慌意亂的嚇得滾下來了！

● 躺着，只是焦望時刻快些過去。又設計如何側着睡，向右睡，使胃不至激動過甚，暈暈的只是睡不着。

夜飯當然又在床上吃的了，豬排和燻雞，都是好菜；還有洪君白天未吃完的魚。正大嚼時，茶房又送冰淇淋來，大概是因為最後的一餐了，所以如是的豐盛吧！我一面用活指和死雞爭戰，一面在想着最後的盛饌的念頭，船動也忘了，剛才的焦思灼慮，早已被現實的口福的快慰趕得淨盡。

吃飽了飯，我又儘逗着洪君閒談，因為如是可使忘掉風浪的顛簸，果然成績很好，半天後不知不覺在疲乏中入夢了。可是最後的一覺，却祇睡得四分之一還不到。全夜共醒了六七次，排山倒海的狂風怒吼，洪濤整夜的在耳畔悲嘶，睜大着眼儘着呆想，又是思緒紛亂得想也想不出什麼問題。最後的一夜呵，真是如何的漫長寂寞呢！

五時即起來出恭去。第一先看了大衣，已乾透，驚喜之極，大概鹹水易燥之故。整裝，穿衣，梳洗之間，天已由黎明而破曉，而大亮了。洶洶的洪濤，只剩下微弱的餘波，地中海的怒吼，已遠遠的遺留在後面。早點後，登上甲板，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十數小時的惶恐不安，恍如做了一場惡夢。深碧無底的海水，已溶成溫柔穩靜的馬賽港外的綠濤了。萬紫千紅的朝霞，從山背直衝上半天，暗綠的山巒，猶在將醒未醒的睡態中；紅色的光芒，却在山後催

她早妝。我一直因懶睡未看過海上的日出，此次都拜識了他的壯觀奇麗之偉蹟了！未來的曙光，又來怦然叩我心扉，積壓的塵垢，竟掃蕩無餘……。

母親呵，朋友呵，「未來在期待我！」我又不禁這樣幻覺了。至於終於一路平安抵法的慰安，倒反而遙遠了。

一九二八，二月四日夜十時，

於巴黎第五區嘉末街

服爾德旅店。

十四，到巴黎後寄諸友

變均，臨照，炳源，念先，紹豐，垣並諸位朋友：

渡重洋驚險浪而終於安抵馬賽的 André-Lebon 在曙色滿天的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上午七時四十五分，緩緩地在莊嚴和悅的汽笛聲中進港。藍白紅三色的國旗，鮮明地活潑地在清冷的晨風中飄蕩，碼頭上黑簇簇的人影，在遠處隱約閃動。全船旅客，都穿扮得齊齊整整，露着欣欣愉快的笑容，靠着欄杆，和他們久別的親愛的故鄉親友重見，老遠就揮手揚巾的招呼着。

抵岸前二夕，那法國胖婦人發起請三等艙全體旅客簽名致至船長，對於此次長途航海的平穩安全申謝。在飯桌上

輪流地都簽了，滿紙歪歪斜斜粗粗細細的字跡，表示各個人的真誠善意。那於我看來，都覺得十分和諧快慰的。那信送去後，第二天午時（即大風浪的那天，不過那時船正十分平穩着）船長（Maitre d'Hotel）忽然到甲板上來邀全船旅客們下去，說船長要向我们答謝。匆匆忙忙趕到飯廳時，船長已先在了，旅伴們只到三分之二多些，因為多來不及通知。船長開始說了一套謙遜感謝的話，又說此行招待不週，使旅客先生們（法文中即 Messieurs les Passagers）感到許多不便，真是非常抱歉不安的。那胖婦人稍稍應答了一二句，船長也就告別了走了。我始終只是默然沉思；到岸時更仰望着舵樓，感到莫名的惆悵，一種感激惜別的情緒攪和着在胸中沸騰。

進港時第一見到了 Porthos 泊在右岸，又看見 Athos II 和 Paul-Lecal 銜接着泊在左岸。同公司的兄弟姊妹們，在長長的離別後重見，我真代他們快活啊！尤其因為 Paul-Lecal 上，有哥倫布往返兩次的足跡，Athos II 是去年五月鄭，袁，陳，徐，魏諸位的浮家，Porthos 又是春苦先生三年前的歸航；所以於我更感到一種特別的溫慰親切。Athos II 正在修理，據說他是誕生于德意志的，所以現在正在他的母家定鑄要件。Porthos 是十二月二日在上

海開的，Paul-Lesli 是十七日開的，正比我們前兩班，現在他們都在長途跋涉過後，靜靜的躺在馬賽港內休息着。

停船真比開船還難！據說自己船上的機器不能開了，因為勢頭太足，不能收住，所以前後兩只 Pilot，一拖一挽的把我們十分緩慢的送到岸上。真有些奇怪，區區兩只小汽輪，竟能支配兩萬多噸的 André-Lebon。

靠岸後就到頭等艙吸烟室去驗護照，我第一次詳細地看到了頭等艙的貴族的奢華。進門時，正在唱名：「M. 王龍惠」，我留神一瞥，呵，原來我們的 Docteur（船上都這麼稱他）已這麼老了！長途漫漫，風塵僕僕，當更增勞苦了。

同室的洪君，有他的表叔王君來接，我也就此叨光。他把我們的行李統交托轉運公司；我只留一小手提箱隨身帶着，但出門時仍被關吏查過才放。出了公司的棧房門，不到十數步，又來了一個法國人，自己說是關上的暗差，要問我們的准許搜檢身上，（法語中就是這樣說法的。）王君袋裏的中國印匣，他疑為紙煙雪茄之類，直到看見了象牙的圖章才算。查過後，我們到郵局去寄信，我又發了一個電報給嚴濟慈先生介紹的巴黎鄭君，說我今夜夜車赴

巴，請他等我在家。另外發了一封快信給朱君亞舫。快信郵費三角，比平信加六倍；電報却便宜極了，簡短的一句，只三法郎數十生的。

出了郵局去找中法工商銀行取錢，都是問路的，但非常方便，他們自己不知，便介紹別人告訴你，一些沒有討厭的樣子。取錢後就尋飯店吃飯，三道菜，一道湯，一杯冰淇淋，價十三法郎，不算貴。菜味比船上好多了！尤其是麵包不像船上那麼酸而無味。一個多月來，第一次在岸上吃安穩穩的飯，暢快極了！

飯後即到車站，步上六七大級，每大級二三十小級的石梯，因為車站正在山巔，所以上去狠費力，石梯足有數十丈寬，兩旁都是些美麗的雕像裝飾着。車站周圍也盡是草地，樹木；椅子，預備旅客息足。在站上碰到安南人，他領我去買票，到巴黎的三等票價，是一百七十二法郎左右；晚上七時四十五分的夜快車。那時行李已運到，但轉運公司的辦事人還未來，天却下起小雨來了，王君說不如到咖啡館去避避雨罷。我們就到車站旁的飯店兼酒排間的店裏去，每人要了一杯咖啡牛奶，我仍吃不消他的苦味，放了許多糖還不夠甜。咖啡館裏很多飲罷後看書閱報，久留不去的人，大概都是等車的。侍者都是女的，在飯堂上則

男女僕都有。一杯咖啡二法郎半，加一小販。還有許多飲酒的人，在煙霧酒氣中高談闊論。

王君他們四點多車走的，他們是往^之去。三點多，轉運公司的人來了，就去買行李票，照例三等客可帶三十基羅，我却單是一只大鐵箱就有九十基羅了，所以一共付去二百零一法郎，又數十生的，比車價大了三分之一，真是吃驚不小。買票時又問我價值多少，我胡亂說了一個八千法郎的數目，說是保險的，每千法郎應付保險費三法郎。不過是否等一損失後可得這八千法郎的賠償，却不知道了。

買好行李票就同轉運公司的人算賬，一共四十二法郎二十五生的，連小販給了他五十法郎。箱子是統沒有給關上查過。我一想到在公司棧房裏查驗行李的情形真怕死了；什麼東西都給你搗亂了；一些絲質的東西，不論小手巾之類也要抽你稅，新衣服不必論，整打新襪，那是抽加倍的稅（值一抽二）！我大箱裏有人家送我的打新襪，還有嚴先生托我帶法的送人的新襯衫和茶葉，如其自己帶時，定要給他大敲竹槓了。據王君說，關吏和轉運公司故意串通好，凡是旅客自己運出的，他們必十二分的留難，使你們不得不去托那些什麼 Son and Cook Co. Duchemin, Agence 之類，那些公司，有了生意，就是關吏多了油措。

我想，「原來如是！」

吃晚飯前，那位船上的德國旅伴，叫我替他和安南人翻譯。說是他的行李太多了，尙少三百法郎，想問他借了，等到家後寄還，因為他同安南人在船上常說話的。不過安南人祇懂法語，德國人祇懂英語德語，在船上時由一個懂德語的法軍官翻譯的，現在却用英文叫我譯了。可是那安南人說他自己也祇有一百法郎了。那時候，我看那德國人真為難極了！他家住匈牙利利蒲大貝司脫，從馬賽去要兩天的路程。他現在舉目無親的問誰去借呢？於是我便告訴他，說我可以稍稍幫助他一下，就給了他三百法郎。他給了我他的地址，說到家後就匯寄到巴黎鄭君處。晚飯時，他說吃不下，只喝了些牛奶，安南人用法語同我說，恐怕他是為省錢的緣故。我聽了只覺得難過，出門人是常會遭遇到這種困難的。他先要乘車到 Vienne，是七點四十分開，正比我們前五分。在車站上他緊緊的握了我的手道謝，說一到即寄還。我連連說小事不必介意。他匆匆的上了車，我覺得非常難受。雖然是新相識的，但在船上時，我一直看他狠誠樸的；匆促間因了不方便而求人原是如何困難的呵！這利那的聚談和些微的效勞，只使我覺得慚愧和悵惘。

法國的三等車，是八人一間房間，不過客少總坐不滿的。坐墊狼舒適，門關了可與外面的走廊隔絕。我們一間只有四人，所以可以馬虎地睡一下。房內有熱氣管，狼暖。電燈共有兩只，一只微暗的太平燈，睡時間的。

上車後他們還都看一會書，我早疲乏得不得了，在搖晃的震動中漸漸的朦朧入睡了。一夜共醒了好幾次，每次車停必驚覺。第一次過 Lyon 時，我以為快天明了，那知只九時四十分，開行後還不到二小時呢！我在國內狼少出門，夜車還是生平第一次。夜長夢多，又是睡不舒服，困累極了。只望他加快飛行，早到巴黎。一覺又一覺，一站又一站的，忽然在山頂上跑，忽然在平地上奔，又忽然望河面上飛，一忽兒又向黑漆漆的山洞裏鑽。夜色重重中，只能在幽微的月光下，認出是山岡還是平原。車站旁高高的明亮的路燈，射入車廂，愈顯出夜的幽靜，沉寂。每站並有賣報的，賣小冊子（路上消遣的東西）的曼聲的喊叫，彷彿是催眠的歌兒。黎明時在一站上停靠七分，專為旅客們下車早餐的。簡單的一杯牛乳，一塊點心，就排列着立在咖啡櫃旁飲喝。

行行重行行，又是日出了，溫和的太陽在霧霧中，追着我們狂奔。濃霜舖滿田野間，彷彿下過了雪。縱橫交錯

的車道，一行列一行列的貨車客車，都能辨認了。窗上全是水汽瀰漫着，可知天氣的冷度。道旁小屋中的炊煙緩緩的升起，報告我們時刻。河上結着薄冰，在陽光下閃耀着。一切的故鄉景象，都一齊回復了，所差的就是竹籬茅舍都變了洋樓紅屋，平原田疇，變了山地叢林罷了。

九點半車停巴黎。安南人有他的安南朋友來接的，他就替我叫了汽車，伴我到第五區嘉末街三號找鄭君的寓所。可是旅店主人說，他昨夜接到了電報，說不認識這人，所以把電報退回了；他今天早上已出門去。還有姓蘇的，也出外了。不得已再去找羅冷街十四號的袁君中道，他是春苦先生介紹的，不料房主人又說他出去了。安南朋友急於要走，當然也不好再麻煩別人了；自己再問路，找立勳叔介紹的我們的同鄉華君。一個法國人竟把我領到了，可是已搬了家。這時候真懊喪萬萬分，後悔昨天的電報，不應忘掉加上嚴先生介紹的字句，現在竟變了彷彿於巴黎街上的浪人了！

最後，仍回到鄭君寓所等候，因為跑到一家「中華飯店」裏去，說太早沒有吃飯。於是就在鄭君的寓所裏等到十二點，再去吃飯。中華飯店當然是中國人吃中國菜了！一只炒蛋，一只肉絲，一只湯，共價十六法郎，狼貴的！可也

十分滿足了，因為三十多天不知中國味了。

吃過飯後，再到袁君那邊去，因為上午那主人約我下午一時去的；說袁君每星期六下午一時，回來一次再出去的。於是我又到那店裏的客室裏去老等，一會兒女店主說來了，指着進門的一位中國人，說就是他，就是他。我馬上把孫先生的名片給他，他看了一刻，說這是誰？我不認識的！我和他纏了半天，才知道他姓楊，不姓袁！誤會了！真是倒楣，白等了半小時。女店主便和我在旅客名牌上找了好久，中國人的名字都對過了，都像剛才那位姓楊的那樣的名字不十分符合「袁中道」三字的字音的。末了，她盤問我這學生是學什麼的，我說學圖畫，她說是有一個學圖畫的；又到抽屜裏去翻，終於的確查出一張舊的旅客名單上寫着 Mr. Yuan Tsong Dao，清清楚楚的確是袁君的名字。她說已搬走了，在去年十二月廿一搬的；說他留下一個地址，又找出一個信封，上面寫 Yuan Tsong Dao, 7 Rue Richard lenoir Paris (11e)。啊，鬧了半天，是一場笑話！趕緊道了歉走出。

回到鄭君那裏，都回來了；快活之極！我留在那裏的嚴先生的介紹信已從信封裏跳出來躺在桌上了。他感動的把我招待了，替我就在這旅館裏找了一間房間，每天十六

法郎。裏面一只大鐵床，潔白的絨毯覆着。兩只電燈，一只在床頭，一只在寫字台上。一個衣櫥，一只梳洗台，上面掛起兩條白手巾，一壺清水，一只面盆。什麼都有秩序的佈置着。熱氣管在門口，可以自由開放。一只沙發，兩只椅子。玻璃門外就是嘉末街盡頭處轉角的地方，地位很僻靜。又在二層樓上，上下也便利。據說這是專為短期的旅客的，所以房租貴些。但較之上海，已差三四倍了！十五法郎合上海一元四角左右，在上海的一元四角，那能住到新式的潔淨的旅館？吃晚飯時，他領我到西菜館去，二菜，一湯，一水果，祇六七法郎，（合上海六角左右）。他們問了我上海的生活程度，都驚訝說怎麼上海的物價比巴黎還貴？唉，那裏呢！一切都出軌了，什麼事能不顛倒呢？

行李安定後，他們就亟亟問我中國的情形，又問我南方的形勢，民間的趨向，學生界的現象，遇到好幾個國內的同學，一見面聽說新從上海來的，便都爭相問詢。真慚愧呵！我心中極願帶些好消息給你們，安慰你們海天萬里的嚮往熱誠。可是不長進的我們，怎能掩飾那混亂稀糟的一堆爛污呢？

一室內聚着幾位鄭君的同學，我便做了臨時的顧問，最後也只有搖首長嘆。灰色濶天的中華民國，不知何年何

月才能睡醒那五千年大夢？那種激昂憤慨的緊張的空氣，宛然是在國內時三數友人談論國事時的神氣了！

來才二天，沒有什麼見聞可以報告。只是處處有一種安定快樂的空氣，確使在沸騰惶恐的中國逃出來的我，覺得非常的安閒心定。

他們物質的享受狼充足，奢靡繁華的現象是高唱精神文明而空無一物的中國人所夢想不到的。他們不但吃飯要錢，在公共地方出恭也要錢。（譬如在火車站，咖啡館等都是。）而且什麼都有小賬，但也有一定的規矩，大家都不會逾越，所以雖在比上海熱鬧喧嘩到百倍的巴黎，却反比上海感到舒適，快意。在馬路上也沒有上海那麼多危險。買東西時也沒上海那樣容易上當。前夜經過警察廳，是全巴黎的管理治安的最高機關，他們牆上刻着「按照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法律，禁止招貼」(Défense d'afficher Du Loi 21 Juillet 1881)！若此就可見他們的精神所在了！

我們住的是第五區，有名的學生區域。巴黎大學的文科理科都在這區內，還有法國最高學府 *Collège de France*，也在巴黎大學右鄰。據說巴大文理二科共有學生六七千。法科最多，有一萬左右，醫科約三四千。中國學生

在巴黎的亦有數百，在路上時常可以碰到（確不是日本人）。但留學界的情形也不大好，真真念書的不到十分之一！

昨天去玩了 *Luxembourg* 公園，又到北京飯店午膳，比前天的中華飯店便宜多了。鄭君說那只是廣東店最貴了。第五區內的中國飯店，共有五六所。他們的內容佈置，完全法化，只是裝飾的東西，有些中國的刺繡畫屏之類罷了。外國人亦頗多來吃中國飯的。

飯店是同咖啡館一樣可以窺見社會真相的地方，不過匆促間尚未能有所報告你們。

這幾天正忙做衣服，看醫生，辦註冊等問題，都靠鄭君他們領導去的。他們至誠的相待，真感激呵！我預備一星期內把諸物趕好即到 *Portier* 去。長安居，大不易；何況名聞世界的巴黎怎是窮學生的樂土呢？

以後再寫罷。再會了，諸友！

怒安，

一九二八，二月六日，

戊辰元宵燈節，於

巴黎第五區嘉末街三號

服爾德旅店。

一個關於樂院教學的重要參考

唐學詠

前為樂院的建立，曾著一文，承貴誌採登，當中有款，對於現行國立音樂院規程中單一課程表，露有所論列。茲讀七月一號之巴黎『兩世界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有現任巴黎國立音樂院院長安利拉卜（Henri Rabaud）氏，發表一說明音樂院的長文，其中論及樂院課程表的一段（見一百五十頁），簡直與愚意全同，這未嘗不是件極湊巧的趣事。假使貴誌將拙著遲發表些時，國人定且疑兄弟以『拾人牙慧』；但現在却只好讓兄弟吹着『吾道不孤』了。一笑！『兩世界雜誌』是法國文藝，科學，政治的一種歷史很久，聲譽卓著的半月刊，這是誰都知道的。其中撰稿者，亦多半是法國最高學院的著名學者，譬如安利拉卜氏，就是該院的會員之一。現在索性拖泥帶水，把安氏的歷史，約略介紹一下。

安氏是法國當代音樂作家的（個新傑，生於一千八

百七十三年。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便考得著名的羅馬大獎（*Prix de Rome*）；旋於一千九百十年，被選為法國最高學院的會員；繼又在一千九百二十年，被命為巴黎國立音樂院院長。他是樂人馬斯南（*Massenet*）的高徒。他深得乃師運用和分配樂隊，劇情與歌者任務的靈妙。他的作品：柔情及傷感較少，而雄毅，深厚與和聲上的膽力較多。他不是大家所說的急進派——亦不是任何樂派——他只是發而中節地動着。他的人，在進化途上是夠新，夠活潑；其精神也夠開明，想像也夠豐富。他的著作極多，其最近名著如：『*Marouf, svecien au caire*』歌劇，和『*威典的合奏曲*』，尤負一時的盛名。我們不要說得太遠了，現在且把安氏所論樂院課程表的一段，摘譯下來，藉供國人的參考，倘能引起關心樂院者的一點注意，那又不僅是兄弟個人的幸樂了。

「每逢大家研究到樂院的學制，許多問題裏一個最易起爭論的，就是那涉及課程表的問題。」

「倘有人要把課程表這字，當作一個確定的課程表解釋，有若令行於初中等教育者；可以說樂院規程的第一條，就是「沒有課程表」。所有的教授，是完全自由地教他們的學生，以使學生有興趣，或一如學生們所喜歡的東西。全部規程，不容說必須將學生分成各種班次，而教授應依照該生等所屬之班次，使他們研究某種相當程度的作品。實在說：音樂藝術，優伶藝術和唱歌藝術的教學，根本就是一種個性的教學，他的目的，為的要補充各學生的教育，要發展他的天賦，要糾正他的缺點。譬如，在模範的中等教育與一藝術學校如同樂院的教育之間，裏邊有一個根本的異點。為中學第四班全體兒童，編製個單一的課程表，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都具同樣的年齡，并且他們都同習過兩年的拉丁。就如在高等學校裏，有若師範學校的教學，施之於一班年齡略同，以前曾經習過同樣功課者亦然。歸結說：在文理教學方面，他最要緊，為的在知識的獲得；而在一座藝術學校裏，他最要緊，為的在才能和天資的發展。但是這些天資是很難異的；這些才能是彼此各殊。那裏去找着一個萬應的共通方法，使那許多才能天

資，同時增長？怎能叫那些學力不均勻的學生，照修同樣的課程表？許多高尚之士，他具多麼的熱誠，幫同着樂院的院長，評判那些入學考試，他們是很明白，在同年收為學生的青年裏，於一個絕不知什麼，但具驚人天才的幼童之側，每遇着一個已經具備一種很底很穩固的少年——另一個很聰明，很有修養，但舉止却也很不靈敏——末了另一個又具反乎前者的才藝和缺點。

「一個課程表的設立，要同時適用到這些不同的事象上，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勉力。從藝術教育上說，那些指令的教則和預定的課程，已屢走入險途，致束縛許多好教授在一種需要很多靈巧，可以說「機變」的勉力裏。這樣的教則和課程，還能使一個平庸的教授，還出那較善於平庸的教學嗎？」

「而且，從沒有一個課程表，能稍有所生動，使得類此的教學，不致拘泥於那些通俗的絕端教則之中。只要想想那些大師如格魯賓尼 (Cherubini)、雷序爾 (Lesueur)、瑟沙爾佛郎克 (César Franck)、馬斯南 (Massenet)、賈布里厄伏爾勒 (Gabriel Faure) 諸先輩，大家就明白讓先生自由的許多益處，和有了那些課程表，把諸先生自由而生動的行為，代以一種官式的教則是何等的不便利！」

心瓶

王佐才

竹葉邊晨風呼嘯，
飛燕時時掠過竹梢。

媽說：「兒呀，我買批把給你嘗，

我割紙船給你玩；

再不然約東鄰的小妹，

到藤架下捉一回迷藏。」

兒說：「媽呀，我空虛的心瓶

不見花枝兒縱橫。」

竹林深綠的如海，

滿林竹葉沈沈酣睡。

媽說：「兒呀，我告你流雲的過程，

我告你夏蟲的絮語。

怎麼你張着雙臂發怔，

心跳又急的如雷雨？」

兒說：「媽呀，我空虛的心瓶

不見花枝兒娉婷。」

竹林中篩着月影，

不分疎密，不分遠近。

媽說：「兒呀，讓我理你的散髮，

讓我吻你的小心；

倘然你再要充實的智果，

我抱你到知識的樹上攀尋。」

兒說：「媽呀，我幽默的心瓶

已有一枝兩枝花影。」

一九二八，七，五，無錫。

不到其境不知道

春苔

真是不到其境不知道！以前我看了寶賢的一塊毛巾，黃舊得九分九了，還是很愛好的使用着，總有些莫明其妙。在杭州，我換了兩塊，而他總是用着到杭州來以前就用的一塊。我雖然從來沒有追問他的理由，但屢屢想到，這因為以前是美麗之故吧。這毛巾是織成紅綠間隔的長方，雖然已舊，還是看得出與常用的有別。或者因這特點而使他不忍舍棄吧。

這次我在香港託人買一塊毛巾，買來的竟與他所用的一樣，我才知道他的愛用這手巾，是紀念他香港之愛的。想必他至今還用着這塊毛巾。



廣州也炎熱

春苔

康農，

廣州的炎熱與去年此時的武漢一樣呵。倘若我的性情還如去年的一樣，我將如討厭武漢的討厭廣州了。你每當說到武漢時，必十分抱歉的重述他的短，處我知道，這因為武漢是你的家鄉之故。我現在告訴你，別地方一樣的也有短處，廣州也有你家鄉的炎熱。

初到廣州，見灰色衣服外纏皮帶的國民軍服裝，我肅然起敬，因為在這革命發源地見到國民革命軍，自然更有意義，正與看到黃埔軍校時一樣的思想。不過，街上也一樣聽到小孩所唱支離破碎的「努力國民革命」歌，我認為這大不應該。

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

江紹原

——小品三三六——

「北京胡大人死後還陽」的傳單，我已抄在小品二「三裏面（見貢獻三卷五期）。茲得周啓明先生八月二日自北京來函云：

今日又收到貢獻三之五，見應時小品中說及「北京胡大人」，如逢故人，急從語絲中找出，果然！原來他是一位進士，而且在民國十六年也曾「死了」：

：「還陽」。今將語絲（一三四期）原文附上，乞閱。

我想，如有材料，能一直溯上去，恐怕一二千年前胡進士便已有之矣。

豈明先生：

胡進士的傳單

我寫這信的緣故，是因為我們開封城近日發生了一件極奇怪的事：就是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地發見了「一道天書」，——不，是一張傳單。這一張傳單竟能闖動全城的慈善家，道德家，迷信家的注意，這似乎是空前的事（？）啊！

至於那張傳單裏面究竟說些什麼呢？今我特意把牠錄在這裏以供衆覽。

北京胡進士死去七日還陽傳說四字關聖帝君觀音大士降諭今歲五穀豐登人民多災四月初五日瘟神下界損人一半九月更多此係山東歷城縣帶來數字不信者吐血身亡若有虛言天誅地滅有人抄送一張可免一身之災抄送十張可免一家之災見而不傳得病無救。

倘有患病者用硃砂黃紙照抄四字火化用酒沖服愈矣

這個傳單我是五月三日纔見到的。自那日以後，若每一到街上，就見許多「見而不傳得病無救」的話，在牆上惡狠狠的貼着，並且牠的跟前還有許多人在那裏爭先恐後的抄寫！

這傳單傳到我家是在八日，當時我的家庭就要我多抄幾張，以免全家之災，而倔強的我終於沒抄半張，因此還激成一個小小的風波。

據說這件事，是出發在北京的；不知先生可曾聽說過沒有？

五月十四日，陳善於開封。

豈明案，這個胡進士的事雖說是出在北京，我却沒有聽過，因為該進士（倘若有）大約也總是什麼善社的社員，與我們是很有點生疏的。這種傳單或者也會有，不過我沒有看見；北京街上的傳單，格言，捷報等，貼在牆上牌上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令人看不勝看，記不勝記，走過去只見一大片的「除暴安良除暴安良除暴安良」……，不知道有若干個，眼睛幾乎看花了，所以即使有胡進士的傳單在那里，也不容易辨別出來。至於說是空前，那確是大疑問，據我所知道，實在是「古已有之」的，今鈔錄山西義和團傳單以資比較。（行款照舊，原物現寄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關聖帝君降壇由義里香煙撲面來義和團得仙庚子年刀兵起十方大難人死七分大法悲災可免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兩張免一家之災見者不傳故說惡言爲神大怒更加重災善者可免惡者難逃知不傳鈔者等至七八月之間人死無數鷄鳴丑時纔分人間善惡天有十怒一怒天下不安甯二怒山東一掃平三怒湖海水連天四怒四川起狼煙五怒江南大荒旱六怒逼人死多一半七怒有衣無人穿若言

那三怒南天門上走一遭去戌亥就是陽關定六月十九日面向東南焚香七月廿六日向東南焚香庚子義神拳戌寅紅燈照丙午迷風起甲子必來到壬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紅燈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雙月（原一行）

庚子纔算苦等到乾字號神追鬼又叫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代紅布爲記面向東南方祭（原一行）

之大吉人死大半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原行）

（原空行）

孔聖人傳言由山東來趕緊傳並無虛言
張天師

修功德無量矣

再，胡進士傳單中有四個怪字，因恐印刷局爲難，只得割愛了：好在我還記着，有人想用酒沖服者，可以專函奉告，這里姑且寫個四作空格罷。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 ✻ ✻ ✻

紹原按 或許是這樣的吧：意識斷而復續的狀態，有些被人當作「死後還陽」解釋。所謂「還陽」的人，被信而且

自信已經到鬼界或神界某處去了一遭，在那裏的確看着了什麼東西或遇着了什麼人物——普通人所不能看着，或遇着的東西，人物。這一類的傳說，當初必很有些個是 *Original*（真實的，或云根據於或稱真實事實的誤解而來的）。衆人對於「還陽」者的敘述，也頗能深信不疑。但是到了後來，情形便較複雜：有人想把自己所信或自己竟不信的某東西（一個符，一個藥方，某個人或社會全體的現狀，關於將來的一種預言，以及其他，以及其他）*impose* 在旁人心上，而又恐旁人不之信，於是僞說曰：「不要不信，這是某月某日某處某人死後還陽所講的呢！」後面這一類便不是 *Original* 而是僞造的了。北京胡大人與北京胡進士兩傳單，或許都屬於後一類。

又兩個傳單都托爲北京一個胡姓人的 *Message*，也很可注意。其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必有個原因——除非只是偶合。

十七年八月八日午飯前忽寫完。

梳頭婆從後門送進的胡大人傳單

招勉之 江紹原

招勉之致江紹原函

——小品三三八——

關於胡大人的事，在貢獻上知你很留心在採集這些標本。在當時聽說我們的里中有人向各家分派過傳單來的，家家都有。可是我家向無宗教，什麼街坊打醮，馬路打醮，某某寺募化，那是永遠不來問津的，因爲住在這兒多年鄰里街坊都知道了便不大來請教了。胡大人的傳單呢，也還是有一張從後門送過來，可是給家母一手捏了送到灶披裏去了。那幾天，真是熱鬧，街談巷議都討論這件事，但是終於平平地過去了。我的母親沒有受她們引動，雖然她也是舊人物。她以爲如果這是真的，總有不少人死去，派傳單是不中用的，應該用無線電話發放如北京中央公園之發放孫總理的演說一樣和派人家家去說明才有些效力，因爲什麼抵制日貨提倡土貨也還是要放幾天假去演講才可以喚起一些微的民衆感覺。本街坊裏關於派傳單及迷信宣傳等事，今天才聽說有一位梳頭婆專司的，那天的傳單也

是她派來，故已託人去向她追索，如果不絕了版，當寄貢獻發表——但相同的便不行了。

紹原附言 該梳頭髮這樣的熱心，怕是因為單純的救人救己之外，還有點旁的特別的好處吧。此點應請招老爺也竭力替我們查明。日前我就親耳聽見一件有趣的實事：一個「梳頭阿姐」，一個「師娘婆」和一個寡婦，三個人串通了做好圈套，去騙某太太的洋錢，大蠟燭，和魚肉。細情我可以寫在「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的反應」裏面，這裏不過順便提到而已。杭州的梳頭阿姐尚且如此聰明，料想她們的上海同業們必有更巧妙的戲法，等待招先生的靈活的筆去記載。

八月八日燈下。

尼姑與聞怪傳單的事

方足止

小品三三八

紹原先生：

怪傳單事，我今上年在岳州也聽着了。現在略述於後：

1，時期是在端午前數日。那時岳州的城內與鄉村都滿貼或傳遍了。

2，文字我未細閱，現在身邊也找不着；但是與您所見的差不多。「此日天下紅雨」，也有寫作「洪水」的；然而一般人嘴裏還是說「紅雨」。

3，當時此種傳單影響頗不小，一般無識者有「鄭人相驚以伯有」的神氣。最後聽說由公安局派人在某庵內捉了兩個「尼姑」來懲辦。

以後漸漸沈寂，我也無所聞了。拉雜錄呈，並祝籌祺！

方足止謹啓

(十七年八月七日於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世界學會)

大大題小小做

(寶) (柏)

平日與寶寶相處，無論是天津五加皮將要送往唇邊的時候，或是游泳池裏一個「沒頭」打罷剛剛露出兩個頭來的時候，我們不大離日的問題大抵是關於什麼藝術的。我勸寶寶快快寫東西，可惜的是他除了「奇異的來客」一類怪文章以外，簡直不大能(或愛)寫通俗的文字。技巧春苦發起大題小做，我們於是乎得到了新辦法，將我們平日的談話

一點一滴的記(由我或由他)下來，無論荒謬不荒謬，有用沒有用，總之這是我們從真心裏發出來的談話的記錄。因為題目著實不小，而記下來的東西比「大題小做」還小，所以將題目名為「大大題小小做」。

(柏)

看罷時髦戲，滿腔的只有原諒，絲毫不想有責備的意思。他們沒有(或甚少)能力，却竭盡他們的能力，而那班所謂有(或多)能力的人又誰肯替藝術努力？

(柏)

中國音樂已經沒有了。肯注意中國音樂的人更沒有了。這里我只有佩服黎錦輝黎明輝父女，可惜的是以革命黨自命的人竟把他們當作帝國主義軍閥看待，甚至帝國主義軍閥可以放鬆，他們的「毛毛雨」却非禁止不可。

三

汪優游進了大世界了，有人說這是墮落，就是汪先生自己也有意無意的自承為墮落，這是大錯。以藝術奉承貴族，淺薄者認為墮落，這或者尚有可原。以藝術奉承民衆而竟有人謂為墮落，豈不是昏話。

(柏)

四

舊戲之思想方面的價值，談起的人太多了，不錯，舊

戲之思想方面的價值是極低的。但是誰曾注意到它的藝術方面的價值呢？上海沒有舊戲館，所謂舊戲館裏所演的盡是時髦戲，不能研究純粹的舊戲，但就時髦戲裏所遺留的舊戲的吉光片羽，研究起來也已是浩繁的工作了。

五

西洋話劇介紹到中國來，正是中國人看厭了中國舊戲劇的時候，又是中國人的革命思潮四處衝決的時候。於是乎一大串不合理的名詞便被「約定俗成」了：

西洋話劇是——新戲，文明戲，西洋戲；

中國歌劇是——舊戲，野蠻戲，中國戲。

這正如中國人剛喫厭了大米飯的時候，恰好有人介紹進咖啡來，即刻「約定俗成」了

咖啡是——新飯，文明飯，西洋飯；

大米飯是——舊飯，野蠻飯，中國飯

等名詞，一樣的聽了叫人難過。然而大多數人是未必不是守舊的。於是這邊取一點，那邊取一點，造成了今日的時髦戲。其實，話劇既為中國所無，則宜創造，與舊有的歌劇何干！時髦戲中，因不合於話劇的原則而將舊戲的特色生避去的，儘不妨大膽的恢復。

(柏)

六

凡是一個自然的人，他的記憶中總有一二則山歌，豔曲，情詩等東西，在感情奮發的時候，啾啾唔唔的不期然而然的呼出來。

「你能哼嗎？」

「我不能。」

「你以為我能哼嗎？——我也不能。」

我們已經缺少了一個爲人的條件了。

(柏)

七

畫中國畫的人不是沒有，也不是全死光了，但是看他畫出來的東西，却與千百年前死去的人畫出來的一樣，只是缺少了魂靈罷了。

中國的畫家都是瞎子，所以輪船，火車，電燈，電話，洋房子，擺在他們眼前，他們沒有看見，從未去畫它們一筆。

穿紅袍，拿團扇，頭梳髮髻的林下隱士，他們從未看見過，他們却有法子畫得出來！你以為他們真有特別天才嗎？他們真具特別眼睛嗎？說出來好羞呵，他們是偷竊他們的祖宗的。

(柏)

八

西洋學畫回來的畫家，他們當然肯畫中國風景，中國風

俗，中國建築，這是他們高出中國畫家萬倍的地方。但是，但是，注意他們的人體呵，上也者，像西洋人，下也者，連基本練習也沒有充分。

快畫中國模特兒！快研究中國人體。

(柏)

九

一個中國人跑到西洋去學畫，學西洋底方法，畫西洋底事物，馴伏地依靠着，模仿着，但是一回到中國來，想創造你們所應該創造的，畫你們所想像的，可不容易了。你們還有你們底功課，在這未經開掘的土地上。你們學來的應該是清楚的頭腦，一點藝術上的技巧可不是你們底究竟，你們不僅僅是西洋貨底販賣者，搬運伙。

(寶)

十

音樂寄存在什麼地方，音樂寄存在人的骨頭裏，一位博士這樣說，真是絲毫沒有錯。豈但音樂而已，什麼藝術的根源不存在於人的骨頭裏？

最可憐的是尋遍一身的骨頭，沒有一塊裏頭含有絲毫藝術的，他(或她)却偏做着藝術的工作。

他(或她)受痛苦深呢？還是我們觀衆(聽衆或各式各樣的衆)受痛苦深呢？大家的痛苦是一樣深，我們只希望寫

冥中不要再有什麼東西向我們這樣作弄。

(柏)

十一

中國沒有藝術家；有的祇是新式的外國學徒，舊有的千百年傳遞下來的師徒們。

古舊的牌位前剛站起來，即刻就向簇新(?)的裸神前跪下。卸下寬袖長袍繡鞋雲裳，即刻就是十全十美的西洋裝。中國已經沒有現在的中國，現在中國底靈魂，因為沒有藝術家，——所以沒有藝術家。(寶)

十二

房子，洋房子；圖畫，西洋畫；音樂，懷我鈴；戲劇，拿拉；花園，渴斯廢爾；鞋子，高後跟；點心，假廢；節日，法國國慶日；故事，希臘神話；文學，聖經；彫刻，挨坡遜；結婚；文明；……

佛像，迷信；神殿，拆毀；古董，拍賣；舊故事，荒謬；古樂，取消；小曲，淫穢；迎神，禁止；國畫，幼稚；舊劇，不合理；茶館，下流；遊湖，有關風化……；(寶)

十三

因為女角要時髦，時裝，短袖絲襪；因為鬚生要身段，古裝，高靴長鬚；因為佈景要新奇，洋房，機關；於是乎純粹的歷史的中國歌劇，變得更美麗了。唐宋時代的

清官娶了民國十五六年的時裝的風騷老婆，坐在外國跳舞廳裏演唱朝庭故事了。

因為佈景要忠實，真馬真汽車上臺；要合潮流，一幕幕分開；因為服飾要忠實，取消臉譜，用起新化裝術，要合時新，穿上西洋綢緞，繡上西洋花紋。因為歌樂舞演要動聽要新穎，於是隨翻花樣。而且合起大洋琴，懷我鈴，大跳其紅毛舞。於是乎純粹的圖畫式的中國歌劇變得更美麗了。中西合璧，中外溝通，而且東西也調和了。

雖然如此，但也不得不欽佩他們底精神。他們不懂得藝術，他們不曉得他們自己底地位。歌劇底性質，中國歌劇底性質和特點，歌劇與話劇底異同，中國古代底服裝與服裝在歌劇裏的活用，美底組合和情調氣分底凝成等等都談不到，因為他們是為有智識的學者藝術家所厭棄而一點得不到智識上的幫助的流氓，江湖者，科班出身的藝人。結果，他們塌了中國底藝術，我還覺得他們是對的。與其任其自然地消滅，還不如讓他們給中國老百姓一些唯一的享樂。(寶)

十四

有個朋友想開咖啡書店，預先來請我去喝咖啡坐談坐談。我感謝之下這樣回答說：我覺得我是喝慣茶的，因為

我是山裏人，而且久住在中國。咖啡，喝是也想去喝喝換換口味，但是，如果預計着想在咖啡杯上談出些藝術，文藝，想在咖啡杯旁邊學着去過藝人的生活，我覺得我們還是去喝一杯茶，比較的自然些。

十五

我不提倡『民族主義的藝術』，也不想將中國『希臘化』；我不羨慕『都會』底文明，也不諂媚『自然』山林底風光；我不喊『到民間去』，我也不感覺到我在所在的地方不是民間；……。

我覺得，我應該就我自己底性情愛好，就我自己底環境，遭遇，老老實實記錄下我所感所想的，我不想將我底話說得怎樣漂亮。

十六

無論學來的是什麼，不管來自東洋，西洋，南洋，北洋，小到關於一個昆蟲一支草，大到開發政論和談革命原理；壞到會製毒藥，發明交媾術，好到研究藝術和倡道文化，祇要就各人之所知忠實地誠懇地研究論述各人之所愛，誰能說一句廢話呢？但是——如果你想『宣傳』宣傳，自己以為負有中國底重大責任了，想以學來的一點一滴去担負，那末，就有人為『中國』出來說話了，而且責備得很

嚴厲的。並且還找到了你們底仇敵。

十七

說穿來，誰不是為的是生活問題，飯盤問題？至少現在的情形是如此。（要想將所知所能的一點一滴去換飯盤，就不得不將莊重誠懇的態度變換（至少肉眼是看不出的）了呵！

那末索性老實點吧；但是我感覺到這樣：時髦術藝術家打大領結留長髮，和時髦革命家背總理遺像，挾三民主義是一樣的。

十八

各國有各國底特色，藝術在中國亦然（？）。圖畫有國畫，音樂有國樂，建築有中國建築，彫刻有中國彫刻，戲劇有中國戲劇，跳舞有中國跳舞。

各國對於藝術，舊的收集整理活用，新的創造；中國亦然（？）。

各國對於自己底藝術都有相當的研究；所以在中國，國畫也有中國人底藝術解剖學，特殊的透視法，色彩學與相當的基本練習法，以及西洋畫東洋畫所沒有而國畫所獨有的……學。其他種種也一樣（？）：有國樂底使用法作曲術，和聲學，中國戲劇底中國人底化妝法，服裝史，表

演術，中國跳舞底步法舞式，中國建築底營造法，中國彫刻底塑造術，以及其他特殊的什麼爲東西洋各國所不知道的。

各國飽嘗了本國底藝術以後而羨慕中國藝術底美，鑑賞，研究，拿去活用，變成他們自己底東西了，而且增加了藝術底形式和內容，種類與派別。中國亦然，嫌棄了本國底藝術以後將外國人底東西變成我們自己底東西了，也增加許多種類與派別。

各國有各國底特性，但祇有本國人對於本國底藝術似較別國人真切了解。所以中國也像各國一樣都已認識清了本國藝術底一切(?)：中國藝術底民族性與各種藝術底特色，中西藝術底異同，中國各種藝術在藝術上的地位，中國各種藝術底內容與形式，中國藝術底歷史，中國藝術與佛老，禮教對於中國藝術的影響，象徵意味與中國圖案，圖案化的中國戲劇，洋畫輸入後中國國畫底命運，中國各種藝術底發達與衰落，中國樂器底遺失，京劇發達底原因，歌劇外的一切中國雜劇，……這些種種。

(寶)

山雨半月刊

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山雨與生路

關於好奇心之一考察

告青年人

一羣朋友

夜話

老生常談

伊已經走了

入鄉記

懷

誰底罪

大葬

信來代替文章

編完以後

行之

江華遠譯

紅石

胡也頻

啓三

老生

孟開

欽文

胡開瑜

任叔

陳瘦石

郁達夫

編者

訂閱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連郵)
社址上海東西華德路二七八二號

代 當

圖 插

時事畫

易卜生像

易卜生手筆與居宅

五幅

兩幅

兩幅

現 已 出 版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Frank H. Simonds

Arthur Ransome

"The Road to Freedom"

米田實

布施勝治

西山榮久

報知新聞

N. K. Krupskaya

日內瓦國際勞工局報告

Bertrand Russell

L. Aas

Yoznesensky

昇曙夢

Oliver C. Pittman

Waldemar Kaempffert

Joshua Kunitz

新黑暗時代

第三國際與蘇俄

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塔林主義

英國的西藏政策

可注目的對華悲觀論的盛行

中國可從混亂中得救嗎？

中國南方政府承認問題

蘇俄的普及知識運動

俄羅斯的農業勞動者

吾自己的婚姻觀

易卜生的故事

俄國現今文學研究的方法問題

最近的高爾基

化學與農業

將來的化學革命

神話中之列宙

實 價 五 角

第 三 編 目 錄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爲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爲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爲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勛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本會辦事各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爲幸。